

修訂平劇選

正中書局謹贈



第一集

- * 打漁殺家 *
- * 三娘教子 *
- * 打嚴嵩 *
- * 刺虎 *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訂編館譯編立國

選劇平訂修

集二十全

第一集

打漁殺家 三娘教子
打嚴嵩 刺虎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第二集

岳家莊 奇雙會
捉放曹 寶蓮燈
(不日出版)

第三集

一棒雪 南陽關
柔園寄子 林冲夜奔
(印刷中)

第四集

硃痕記 打鼓罵曹
走雪山 寧武關
(印刷中)

刊叢劇平編新

京兩復收

編筱汀徐

角三元一幣定價

行印局書中正



3 2173 4651 3

修訂經過及其要旨

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劇本整理組，擬定修訂平劇計畫，初步選定平劇百種，旋又刊行「平劇選第一輯提要」及「平劇本事」，主其事者爲趙太侗君。迨民國三十一年，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本館合併，修訂平劇劇本工作，改由本館社會組繼續辦理。迄今已經修竣七十餘種，概以組中歷年搜集之舞臺上最通行之劇本爲根據。至於坊間流行之平劇劇本，訛誤脫漏之處，不勝枚舉，僅供參考而已。

關於修訂標準，首重內容意義，凡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及違反時代意識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同時亦不忽略其原有技術之表現。每劇并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詳考劇中人物、地名及其與正史不相符合之處，以辨真偽，並將方言術語之未能通俗以及用典措辭之艱深費解者，一一加以說明，以供閱者參考。未並擬以修改經過，舉列原有劇詞，而略述其必須修正之理由，以明責任之所在，衆便實教於通家。

此次印行之修訂平劇選，係以四種彙成一集，各劇均經教育部審定，並曾加以實驗，故能切合實用。今後當陸續刊印，藉符補助社教，發揚藝術之本旨。惟修訂平劇，困難甚

多，如何使其躋於情理兼顧善美並臻之境，則有待於各方賢達戲劇專家之匡助，尤冀劇界人士，認真採用，以證得失，實深盼幸。

參加修訂本劇本工作始終其事者有：程虛白、徐筱汀、林柏年、姜作棟四君；中途調任他職者有張景蒼君；先後離館者有：吳伯威、李守珍二君。復賴歷任社會組主任梁實秋、張北海、李宜琛三君，督導進行，故獲迅觀厥成也。

打魚殺家

一 引言

蕭恩是個武藝高強志節不凡的人物。壯年時，曾在戰場出生入死，建立殊勳。晚年，不願做官，避跡在河邊捕魚。此時其妻已死，只與幼女桂英相依為命。

打魚生活本來很苦，又值天旱水淺，獲魚極少，更加深蕭恩父女的苦況。

河對岸土豪丁員外，勾結縣官呂子秋共同作弊，私徵魚稅。蕭恩雖知其倚強凌弱，違法害民，因不願多事，一向容忍。現因魚不上網，無錢付稅，而丁府人役卻一再催逼，不稍假借。一天下午，丁府又來討稅，恰遇蕭恩之友李俊保榮在座，深感不平，將來人痛加申斥。

第二天早晨，丁府遂派大小拳棒教師多人前來尋釁，預備鎮逮蕭恩。反被蕭恩把來人打得狼狽而逃；他隨即去縣衙自首。縣官不問情由，將他責打一頓，還要他去丁府陪罪。蕭恩負痛回家，滿腹怨憤，無可申訴，終於攜帶女兒，暗藏武器，趁夜過河，到王貴

外面前頭陪罪獻寶爲名，乘機拔刀殺之，中並殺其「助紂爲虐」的羣賊。除此豪霸之後，父女乃相偕逃去。

打魚殺家的故事來源有二說：

舊說之一，謂蕭恩卽阮小五。「蕭恩」與「小五」音相近（江南有許多地方，讀「五」若「恩」）。又但「水滸後傳」中根本無阮小五其人，則說無稽。

舊說之二，謂蕭恩卽阮小七；打魚故事見明朱陳忱的「水滸後傳」。但考「水滸後傳」第一回載有阮小七不慣作官，「依舊穿著蓑子，帶着心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之事，雖似不錯，下文卻說他憑吊梁山泊，醉打張都監，這就與本劇實不相符。

此劇產本應爲「水滸後傳」第九回「滬江龍黃雲受祥符，梁山賊藏湖徵重稅」。其中打魚漁翁是李俊，童威、童猛、費保、倪雲等兄弟；打魚地點是太湖。他們進了團練，搜得起六道錢的大漁船，每日夜可打撈上千斤的魚，極有利息。太湖濱鄉官丁自變，是蔡京的門下，和常州府新任太守呂志球勾結，將大雷山爲界，盡占了一大半的太湖，要打魚須分他一半。李俊弟兄因和他們衝突，被拘入獄，爲樂和花逢春等設計救出，並懲治了呂志球和丁自變。衆弟兄也就遠走了。

書中主角李俊，劇本分爲二人，一爲蕭恩，——另一仍爲李俊。倪雲，劇本作倪榮。呂志球，劇本作呂子秋。大漁船，劇本作小舟。書中是喜劇的結局，劇本作悲劇的收場。根

歐陽修作，便之短小精悍，自其格局，不僅僅是作者的自由，也是技巧上的必要。打漁家這劇中一等作品。旨在揭露貪官污吏惡霸土豪的罪行，說明其嚴重的後果。爲社會下針砭，爲民鳴不平，富有教育意義。就組織說，簡潔謹嚴，剪裁得宜。尤長於人物個性的刻畫；寫老漁人的堅忍英邁，幼女的天真質樸，以及拳棒教師的歪邪，李俊倪泰的粗率，均能繪肖。偶有小穿插：如郭先生偷窺桂英，暗寫了府下人的不法；蕭恩不要女兒作漁家打扮，暗寫蕭恩的志不在此；均見技巧。

二 本劇

劇中人

李俊

〔生〕

倪泰

〔副淨〕

蕭恩

〔末〕〔丑〕〔同土〕

蕭桂英

〔旦〕

郭先生

〔丑〕

郎

〔丑〕

丁員外

〔副淨〕

蕭家

劇

打漁殺家

四小歌師

〔丑〕

大教師

〔丑〕

第一場

〔李俊「註一」倪榮「註二」同上〕

李俊

〔白〕拳打南山猛虎；

倪榮

〔白〕足踢北海蛟龍。

李俊

〔同白〕俺！

李俊

〔白〕混江龍李俊。

倪榮

〔白〕捲毛虎倪榮。

李俊

〔白〕賢弟請了！

倪榮

〔白〕請了！

李俊

〔白〕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到江邊遊玩一回。

倪榮

〔白〕請！

李俊

〔唱西皮搖板〕憶昔當年擒方臘〔註三〕

倪榮 (接唱) 弟兄武藝果不差，
李俊 (接唱) 蟒袍玉帶不願掛，
倪榮 (接唱) 流落江湖訪豪俠。

(同下)

第二場

蕭桂英 (內唱西皮倒板) 水波滔滔白練發。

蕭恩 (內白) 嚀！開船哪！

(蕭恩與桂英同上)

桂英 (唱快板) 那有漁人常在家，青山綠水難描畫，父女們河下做生涯。

蕭恩 (白) 兒呀！(唱搖板) 父女們打漁在河下，家貧那怕人笑咱。桂英兒拿穩舵父把網撒。(撒網狀)

桂英 (白) 爹爹看仔細了！

蕭恩 (收網作吃力狀介白) 哎……(接唱) 怎奈我年紀衰邁氣力不佳！

桂英 (白) 爹爹年邁，這河下生意不做也能。

蕭恩 (白) 本當不做河下買賣，你我父女怎生度日呀！

打漁殺家

桂英

(哭介白)喂呀

蕭恩

(白)兒呀！不必啼哭。將船搖在柳蔭之下，涼爽涼爽。

桂英

(白)是。(搖船介)(船介)

蕭恩

(白)兒呀！爲父今日打了幾尾鮮魚，我兒烹做好了，爲父要飲酒。

桂英

(白)是。(白)

李俊

(同內白)走哇！(同上)

李俊

(唱西皮搖板)閑來無事河邊遊。

倪榮

(接唱)水波滔滔往東流。

李俊

(接唱)手搭遮棚用目睷。

倪榮

(接唱)柳蔭之下一小舟。

李俊

(白)來此江邊。看那一小舟之上好似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那旁敢是蕭兄？

桂英

(白)啊！爹爹！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

(白)岸上有人喚我！待我看來。原來是李賢弟，敢莫要到船上走走？

李俊

(白)正要上船走走。

蕭恩

(白)待愚兄與你搭了扶手。

(李俊統衆上船介，倪榮嗽介)

蕭恩 (白) 賢弟！此位是

李俊 (白) 敢莫不相認？

蕭恩 (白) 不相認。

李俊 (白) 此位是捲毛虎倪榮。來！見過蕭兄。

倪榮 (白) 待我試試他的膂力如何。(向蕭恩) 呵蕭兄。(扭蕭手被斷，跌介)

蕭恩 (白) 這是做什麼？

倪榮 (白) 試試你的膂力如何？

蕭恩 (白) 老了！不中用了！

倪榮 (白) 老英雄！(同笑介) 哈哈……

蕭恩 (白) 兄呵出離見過一位叔父。

桂英 (出艙介) 參見二位叔父。

李俊 (同白) 此位是……？

蕭恩 (白) 小女桂英。

李俊 (白) 多大年紀！

打漁殺家

蕭恩

(白)一十六歲。

李俊

(白)幾載未見，倒也長成人了。

蕭恩

(白)誇獎了。

李俊

(白)告辭！

蕭恩

(白)且慢！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你我弟兄就在船頭痛飲幾杯。

李俊

(同白)到此就要叨擾。

蕭恩

(白)自家兄弟，何出此言。兒呀！看酒來！——(桂英付酒盤介蕭恩接介)二位賢弟：愚兄做的是河下買賣，最忌「乾旱」二字，有人提起「乾旱」二字，不敢說罰，必須要敬酒三杯。請！(三人同飲)

李俊

(白)飲！

倪榮

(白)乾！

蕭恩

(同白)哈哈！罰酒三杯。

郭先生

(上唱西皮搖板)閒來無事信步走，觀見岸旁一小舟。(白)嗟呀！看這小舟之上有一絕色女子，待我偷覷偷覷。

李俊 (同白) 蕭兄！岸上有人。你且看來。

倪榮 (白) 待我看來。(下船介) 咳！做什麼的？

郭先生 (白) 問路的。

蕭恩 (白) 問的是郭一家？

郭先生 (白) 問的是丁府。

蕭恩 (白) 你看前面，黑漆門樓，八字粉牆，那就是丁府。(郭仍偷覷介) 咳！聽見無有？

郭先生 (白) 賊賊！知道了！(下)

蕭丁恩 (白) 狗頭狗腦，定然是好人。(上船介)

李俊 (白) 他是做什麼的？

蕭恩 (白) 乃是問路的。

倪榮 (白) 那裏是問路的？分明是偷覷……

蕭恩 (白) 咳！諒他也不敢。

丁郎 (土白) 離了家下，來到河下。看這邊也是船，那邊也是船，也不知那在裏面，那在裏面。

李俊 (白) 蕭兄！岸上有人喚你。

打漁殺家

蕭恩 (白) 哦！又有人喚我，二位賢弟再飲幾杯。

李俊 (白) 酒已夠了。

蕭恩 (白) 好，改日再飲。(收拾酒具介) 說罷走。(取是那一位。)(下船介) 康康是

丁郎兒，前來做甚？

丁郎 (白) 催討魚稅銀子來啦。

蕭恩 (白) 你來看：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去，也

就是了。

丁郎 (白) 話猶是兩句好話，改日有了銀錢，想着給我送上府去：跑壞了襪子鞋，還要

我自己的錢買明！(作緩行介) 蕭恩上船介)

李俊 (同白) 做什麼的？

蕭恩 (白) 丁郎兒前來催討魚稅銀子。

李俊 (白) 待我問他幾句。

蕭恩 (白) 不要與他噥氣。

李俊 (白) 曉得了。呸！回來！

丁郎 (白) 嚇！又出來一個。(轉身介) 回來啦！

李俊 (白) 你是做什麼的？

丁郎 (白) 催討魚稅銀子的。

李俊 (白) 我來問你：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郎 (白) 沒有。

李俊 (白) 虎部(註四)公文？

丁郎 (白) 也沒有。

李俊 (白) 憑着何來？

丁郎 (白) 本縣太爺所斷。

李俊 (白) 敢是那呂子秋？

丁郎 (白) 要叫太爺？

李俊 (白) 回去對他言講，魚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郎 (白) 如若不從呢？

李俊 (白) 大街之上撞見了他，有些不便。

丁郎 (白) 說此大話，你叫什麼名字？

李俊 (白) 混江龍李俊。

丁郎 (白) 好，「混世蟲沒勁」(註五)就是你。記住你啦(做欲下介)。

倪榮 (白) 唉！滾回來！

丁郎 (白) 呀！這個曉門比那個還大。回來了，什麼事呀？

倪榮 (白) 我來問你：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郎 (白) 沒有。

倪榮 (白) 戶部公文？

丁郎 (白) 也沒有。

倪榮 (白) 憑着何來？

丁郎 (白) 本縣太爺所斷。

倪榮 (白) 敢是那呂子秋？

丁郎 (白) 要叫太爺！

倪榮 (白) 同去對他言講，魚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郎 (白) 如君不允呢？

倪榮 (白) 大街之上撞着某家，我要剝他的皮，做狗皮膏藥，剝他的眼泡燒酒喝！

丁郎 (白) 這麼凶！你叫什麼名字？

倪榮 (白) 搖毛虎倪榮。

丁郎 (白) 恩，「烤白薯夾葱」。

倪榮 (白)我打死你這個王八入的！

丁郎 (白)你要打不妻忙，等我撿了帽子，脫了衣裳……。

倪榮 (白)啊！怎麼樣？(蕭恩勸介)

丁郎 (白)蕭恩，你揪住他，我好跑。(下)

李俊榮 (同白)蕭兄爲何這等軟弱！

蕭恩 (白)他們的人多！

李俊榮 (同白)你我弟兄，人也不少。

蕭恩 (白)他們的勢力大呀！

李俊榮 (同白)欺壓你我弟兄不成！

蕭恩 (白)這話纔難講了哇。

李俊榮 (同白)蕭兄，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恩 (白)本當不做河兩生意，怎奈囊中……慚愧！

打漁殺家

一五五

李俊 (白) 小弟送紋銀十兩。

倪榮 (白) 小弟送白米十擔。

蕭恩 (白) 囉位賢弟送來！

倪榮 (白) 小弟送來。

蕭恩 (白) 愧領了。

李俊 (同白) 令愛可曾許配人家？

蕭恩 (白) 許配人家了。

李俊 (同白) 但不知是那一家？

蕭恩 (白) 花榮 (註) 之子，名喚花逢春。

李俊 (同白) 啊也門當戶對——告辭！

蕭恩 (白) 奉送。

李俊 (暗西皮搖板) 聽說令愛許花家，

倪榮 (接唱) 門當戶對果不差！

李俊 (接唱) 待等令愛來出嫁，

倪榮 (接唱) 花紅彩禮送到家。(薛倪同下)

蕭恩 (白) 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我的好朋友哇！(笑) 哈哈！

桂英 (白) 啊！爹爹！上船來吧。(蕭上船介) 爹爹！適才二位叔父，他是何等樣人？

蕭恩 (白) 兒問的就是他？兒呀！(唱西搖板) 他本江湖二豪俠，倪榮李俊就是他；蟒袍

玉帶不顧掛，弟兄雙健走天涯

桂英 (接唱) 昔日子期話伯牙(註七)；爹爹交遊果不差。知心人說的是知心話。

蕭恩 (接唱) 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斜。(白) 兒呀，天色不早，將船搖回去罷。

桂英 (白) 是

蕭恩 (上岸解纜)(上船。搖櫓圓場介) 正是：父女打魚在河下，

桂英 (白) 家貧那怕人笑嘲

蕭恩 (白) 有霧不知天早晚

桂英 (白) 一輪明月照蘆花。(同下)

第二場

(丁員外，郭先生同上)

丁員外

(白)家有千擔糧，

郭先生

(白)前倉堆後倉。

丁郎

(上白)離了河下，來到家下。參見員外爺！

丁員外

(白)罷了。命你催討魚稅銀子，怎麼樣了？

丁郎

(白)待我慢慢的告訴你。是我奉了員外爺之命，去到河下；看見這邊也是船，那邊也是船，也不知道那隻是蕭恩的船。我在岸上叫了幾聲，蕭恩吶吱，蕭恩

吶吱，蕭恩可就出來啦，說的倒是滿好。叫我對員外爺您說，這幾天，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

丁員外

(白)這倒像是兩句好話。

丁郎

(白)可不是嗎，我剛要回來，一個黑鬍子的，叫了一聲，(模仿李俊聲口介)「回來」。

丁員外

(白)哦！他是做什麼的？

丁郎

(白)那時候我就回去，問他什麼事？他說，「你是那裏來的？」我就說了，「是

丁府上來催討魚稅銀子的」。他就說啦，「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員外

(白)鮮有。

丁 郎 (白)「只顧的公文？」

王員外 (白)「也無有。」

丁 郎 (白)「憑着何來？」

王員外 (白)「本縣老爺所斷。」

丁 郎 (白)「敢是那呂子秋？」

王員外 (白)「要叫太爺！」

丁 郎 (白)「這是他說的呀！他又說啦，『將這魚稅銀子免了便罷。』」

王員外 (白)「如若不免？」

丁 郎 (白)「大街之上攪着了俺，有些不便！」

王員外 (白)「你可曾問他的名字？」

丁 郎 (白)「我倒問了，他叫什麼『混世蟲沒勁』。」

郭先生 (白)「噯！想是混江龍李俊。」

丁 郎 (白)「不錯，他叫混江龍李俊。我剛要回來，又出來一個花雞蛋，臊子比那一個還要大，叫我『肖倪黎聲口介』，『滾回來！』」

王員外 (白)「你可曾滾回去無有？」

丁 郎 (白)「我要是滾回去，豈不是把咱們丁府上的威風給丟了嗎？」

丁員外 (白) 你是怎樣的回去？

丁郎 (白) 我呀飛着回去的，他還是那一套話。他說銀子免了便罷，如若不然，大街之上攔着他，(做身段介) 要剝你的皮，做狗皮膏藥。剝你的眼睛泡燒酒

喝！

丁員外 (白) 他叫什麼名字？

丁郎 (白) 他叫什麼「烤白薯夾葱」

郭先生 (白) 嚟！想是捲毛虎倪榮。

丁郎 (白) 不錯，他叫捲毛虎倪榮。

丁員外 (白) 有這等事，下面歇息。

丁郎 (白) 謝謝員外爺。

丁員外 (白) 來！搭轎！

郭先生 (白) 且慢！些些小舉，待小子代勞。

丁員外 (白) 小心！(下介)

郭先生 (白) 我想此事，非要教師爺走上一趟不可(圓場介)。啊！教師爺在家麼？

一小教師 (白) 出開門介白) 郭先生！什麼事情？

郭先生 (白) 你家師父呢？

一小教師 (白) 在裏頭練工夫啦。

郭先生 (白) 請他出來，就說郭先生要會會他。

一小教師 (白) 曉得了，有請師父！

大教師 (三小教師同上介) 好呀好呀又奸攪，聽說打架我先跑！徒弟們！什麼事？

一小教師 (白) 郭先生要會會你。

大教師 (白) 怎麼着郭先生要會會咱們爺們麼？

一小教師 (白) 不是，他要見見你，不是給你較量武藝！

大教師 (白) 那麼着叫他進來吧！

一小教師 (白) 是也 (出介) 郭先生，我師傅有請啦 (進介)

郭先生 (進介) 啊，教師爺！

大教師 (白) 坐下吧 (郭坐介) 郭先生你把我們爺兒幾個弄了出來，

郭先生 (白) 請了出來。

大教師 (白) 不錯，請了出來，有什麼事情？

郭先生 (白) 員外命了郎兒去到蕭恩那裏，催討魚稅銀子，被他們羞辱一場！我想此事非

教師爺辛苦一遭不可哇！

大教師 (白) 我們爺們管的是看家護院，要是催討魚稅銀子呵，三大字「管不着」！

郭先生

(白)就此一次，下不爲例。

次教師

(白)可就這一回啊！那麼你套車去吧！

郭先生

(白)敢是拉銀子？

大教師

(白)拉不了銀子，還怕把我爺兒們幾個拉不回來麼？

郭先生

(白)取笑了！哈哈！(下介)

大教師

(白)徒弟們！誰認識蕭恩那兒？

四小教師

(白)我們認識。

大教師

(白)好！一路上別閉着檢雞毛，湊彈(音騰)子(註八)，走(做神氣介同下)

一

第四場

蕭恩

(上唱西皮快三眼)昨夜晚喫酒醉和衣而臥；架上雞(註九)驚醒了夢裏兩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他叫我打魚的事一旦丟卻。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閒坐，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清早起開柴扉鳥鴉叫過；飛過來叫過去(轉二六)卻是爲何？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桂英兒捧茶來爲父解渴。

桂英

(內白)來了！(上唱西皮搖板)還不幸，我的母早已亡過；撇下了父女們受盡奔波。老爹爹在草堂呼喚於我，我這裏捧香茶與父解渴。(白)爹爹請用茶！(蕭

恩飲茶看桂英介)

蕭恩 (白) 啊！爲父怎樣吩咐於你，不教兒漁家打扮，怎麼還是漁家打扮哪！

桂英 (白) 孩兒生在漁家，長在漁船，不叫兒漁家打扮，要怎樣的打扮呢？

蕭恩 (白) 哽！不聽父言，就爲不孝。

桂英 (白) 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

蕭恩 (白) 這便才是。

(四小教師、大教師同上)

大教師 (白) 走走走！

四小教師 (白) 不要走，到了。

大教師 (白) 不要倒！(註十) 留着餓狗。

四小教師 (白) 到了蕭恩家裏了。

大教師 (白) 怎麼？到了蕭恩家裏子？呸！門去罷！

四小教師 (白) 不會！

大教師 (白) 怎麼？叫門都不會！

四小教師 (白) 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 (白) 這個還得教！聽師父的！(看介)——回去！回去！

四小教師 (白) 幹嗎回去呀？

大教師 (白) 蕭恩不在家。

四小教師 (白) 怎麼不在家？

大教師 (白) 關着門哪。

四小教師 (白) 關着門在家，鎖着門不在家。

大教師 (白) 怎麼？關着門在家，鎖着門不在家——(又看介) 回去！回去！

四小教師 (白) 又怎麼啦？

大教師 (白) 蕭恩不在家！晾着魚網哪！

四小教師 (白) 晾着網是在家。

大教師 (白) 怎麼？晾着網是在家。——是這兒麼？——可看準啦！(輕聲) 蕭恩！蕭恩！

四小教師 (白) 大點聲啊！

大教師 (白) 大點聲不叫他聽見了嗎？

四小教師 (白) 爲的是叫他聽見。

大教師 (白) 怎麼？爲的是叫他聽見？好脫了衣裳(脫衣介)——！看着點！叫門要這個樣

子，這叫攔門式。蕭恩不出來便罷，他若是出來，上頭一舉，底下一腳，管保他就得躺下。這叫做：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豎十二)死不知。咳！蕭恩！

開門哪！

（蕭恩桂英驚起。桂英欲開門，蕭恩攔阻，桂英下介。蕭略整衣冠開門以足將大教師溜倒介。）

蕭恩（白）是哪一位呀？

大教師（起介白）地下哪兒來的西瓜皮，把師父我滑倒了。

四小教師（白）蕭恩出來了。

大教師（白）怎麼？蕭恩出來了？待我瞧瞧。哦！原來是個糟老頭子！（轉向蕭介）是

我！是我！是囉（勿几）我！

蕭恩（白）你們是那裏來的？

教師爺（白）我是丁府上的教師爺。

蕭恩（白）原來是丁府的教師爺！小老兒不知多有得罪。

大教師（白）罷啦！罷啦！（伸手介）

蕭恩（白）嘿。（以手砍大教師手介）

大教師（白）噯唷，這老頭會兩下！小心點！小心點！

蕭恩（白）前來做甚麼哪？

大教師（白）請安來啦，問好來啦，催討魚稅銀子來啦。

打漁殺家

蕭恩 (白) 教師爺你看：這幾日天旱水淺，魚牽上綱；改日有了銀錢，與你送上府

(白) 去，也就是了。何須你跑來跑去！(點大教師胸介)

大教師

(向四小教師介) 白) 好像伙！他會點穴！幸虧是師父有功夫，要死你們早就沒啦！小

命啦！——蕭恩！別人來了，叫你這麼三言兩語的給打發回去了；今天教師爺我來啦！任憑你怎麼說，你拍板(註十二)怎麼說善會書算你白說！你還得拿魚稅銀子來！

蕭恩 (白) 旁人來了無有，今日教師爺你來了麼……。

大教師 (白) 八成有啦吧？

蕭恩 (冷笑) 哈哈！越發的無有了！

大教師 (白) 唉！好乾啲。徒弟們！說軟的不成，得跟他動硬的！

四小教師 (白) 動硬的！

大教師 (白) 鍊子帶來了沒有？

四小教師 (白) 帶來了。

大教師 (白) 你們看着，我套上了，拉着就走。

四小教師 (白) 好！套上拉着就走。

大教師 (白) 蕭恩！你可認識這個？

蕭恩 (白)朝廷的王法，要他何用？

大教師 (白)這不是朝廷王法，是你姥姥怕你活不長遠，替你打一百個鎖。

蕭恩 (白)不用！(教師失手墜鎖於地蕭踏於足底介)

大教師 (白)哎喲！差一點打了我白腳啦！徒弟們！去檢起來！

四小教師 (白)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 (白)這又得教？真是飯桶！看師父我的。蕭恩！你可看見過「稀奇哈兒」？一個

家雀補腦袋。你看！(推蕭恩致索錄介) 哧……飛啦！

蕭恩 (白)哼！狗頭狗腦的東西！

大教師 (白)這叫做「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學會了都能耐，徒弟們！我套上去，你

們拉着就跑。(向蕭介)蕭恩！今天你有了銀子便罷，若還沒有，看見這個沒有？

(教師索鎖鎖你。)

蕭恩 (白)當真要鎖？

大教師 (白)當真要鎖！

蕭恩 (白)果然要鎖？

大教師 (白)果然要鎖！

蕭恩 (白)你就與我鎖！鎖！鎖！(套大教師頭，四小教師拉介)

大教師

(白)哎喲！哎喲！慢着點！(四小教師鬆手介)鎖上他拉着就跑，鎖上我怎麼也拉着就跑哇！簡直是整本大套的「蝦蟆海」(註十三)嗎！

四小教師

(白)我們拉錯了！

大教師

(白)這老頭有點扎手，硬的不行，還是動軟的。

四小教師

(白)還是動軟的。

大教師

(假笑介白)哈哈！蕭老頭兒！我們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有銀子沒銀子不要緊，你跟我们爺兒幾個辛苦一趟，見見我們員外爺，銀子要不要在他，給不給在。您，我們爺兒幾個也好交了差。你瞧怎麼樣？

蕭恩

(白)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惜呀可惜……。

大教師

(白)可惜什麼！

蕭恩

(白)可惜你二大爺沒有工夫哇！

大教師

(白)唉！那又跑出一個「二大爺」來啦！

四小教師

(白)是師傅的二大爺！

大教師

(白)是師傅的二大爺，你們叫什麼呀。

四小教師

(白)沒有我們什麼事。

大教師 (白) 你們一點虧也不吃呵。這個老頭兒軟硬不喫，我們還是得講打。

四小教師 (白) 打！

大教師 (白) 蕭恩！跟你要銀子沒有，叫你過府走上一趟你又不去；看見沒有？教師爺我帶的人多，今天我要講打！

蕭恩 (白) 怎麼你要講打？

大教師 (白) 講打！

蕭恩 (白) 娃娃！

大教師 (白) 那個廟裏拴出這麼個大娃娃。

蕭恩 (白) 老漢幼年之間，聽說打架，如同小孩子穿新鞋過新年的一般，如今麼，老了！打不動了，哈哈！

大教師

(白) 哪咳「二姑娘撲蝴蝶」有點撒邪。(註十四)蕭恩哪！說甚麼你「幼年之間聽說打架如同小孩子穿新鞋過新年的一般，如今老了，打不動了。」你年輕力壯的時候，教師爺我也打不過你，如今單打你這個糟老頭子！今天我也好有一比，好比耗子要舔貓的鼻……梁骨，我要嚼兒，作死。

蕭恩 (白) 當真要打？

大教師 (白) 當真要打！

打 派 殺 家

蕭恩 (白) 果然要打？

大教師 (白) 果然要打！

蕭恩 (白) 好哇！待老漢將衣帽留在家中，打個樣兒與你們見識見識。(唱西皮倒板)

聽一言不由我七竅冒火！

大教師 (白) 怎麼着？「聽一言不由你七竅冒火」，教師爺我要打你個八孔生烟！(么，

二，三，踢屁股推大教師躺介)

蕭恩 (唱) 倒叫我年邁人咬碎了牙齦！(註十五) 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

大教師 (白) 說甚麼「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你」，教師爺我也有個名姓。我叫「左銅錘」

(傷眼介)

蕭恩 (唱) 大戰場小戰場見過了許多。爺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傷大教師腰介)

大教師 (白) 說什麼「你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我好比那打獵的，單打你這「死

老虎」！(雙風貫耳，後屁股坐介)

蕭恩 (白) 何懼爾看家犬一羣一窩。(揪大教師耳介) 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掌大

教師嘴介)

大教師 (白) 打呀！打呀！

四小教師 (白) 別打了，人家罵下來了！

大教師 (白) 罵甚麼？

四小教師 (白) 罵咱們是奴下奴！

大教師 (白) 罵咱們是奴下奴？好！等我去問問他。蕭恩！怎麼？你罵我們奴下奴！不

錯，是奴！我們是丁府上奴，可不是你蕭家門的奴。今天這麼辦：經得住教師爺

三羊頭(註十)，魚稅銀子不要了；帶着徒弟們揚長就走，你看怎樣？

蕭恩 (白) 慢說三羊頭，就是三狗頭，二大爺何懼呀！

大教師 (白) 人頭怎麼變了狗頭啦！——你站好了；等我運運氣。(運氣介) 那兒有功夫？

吓！(揮蕭恩介；蕭打四小教師下介；大教師欲逃，蕭阻住介。)

大教師 (白) 二大爺！我跪下了！(跪下介) 他們都跑了，你也跟我過去罷！

蕭恩 (白) 放你過去卻也不難，你乃丁府上的教師爺，今日倒要領教領教！

大教師 (白) 得了您哪！我無非是「馬勺上的蒼蠅」混碗飯喫，您放我過去得了！

蕭恩 (白) 一定要領教！

大教師 (白) 怎麼一定要領教？好！沒有三厥毛四鬥斗的也不敢出來當教師爺。練兩下給

你瞧瞧！(回身介白) 你說什麼大十八般武藝，小十八般武藝，刀、槍、劍、

戟、斧、鉞、鉤、叉、鞭、鐮、抓、鉗、棍、槊、棒、拐子、流星、帶鐐

的、帶刃的、帶尖的、帶刺的，都算不了什麼！咱們都練過。(退介又回介) 你

說什麼大紅拳，小紅拳，形意，八卦帶太極，猴兒拳是小架子，算不了什麼！
（退又回介）我還練過幾樣真功夫。上練油錘貫頂，下練孤樹盤根，左打左插花，右打右插花，胳膊上能行車，脊梁（讀如娘）上能跑馬。這都算不了什麼！
（退又回介）我還練過兩天氣工。金鐘罩，鐵布衫。達摩老祖易筋經。應小力，內練一口氣外練西瓜皮，食積、奶積、紅白痢疾、外帶大肚子痞積，跑肚拉稀，這都算不了什麼！
（退又回介）光說不練，是嘴把式，光練不說，是傻把式，今日個教師爺我是連說帶練，（退又回介）提起我是沒名，提起我師父，誰都知道，就是天橋賣大力丸那個王麻子，他就是我師父，（退又回介）哎；這些都沒有什麼，今日個我要練兩手絕活，給你瞧瞧，我在這兒畫上一個圈，要在圈裏，打上一百個飛腳，是叭叭叭，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響。多早晚鑽到了雲彩眼裏頭才算完事，（退又回介）這又算什麼，你什麼沒見過，別練啦，放我過去吧，（蕭攔介）真要看，練兩手給你瞧瞧（作騎馬式兩臂平舉如扁擔形介）你瞧這個！

蕭恩（白）這叫甚麼？

大教師（白）這叫扁擔。

蕭恩（白）不好！

大教師（挽腿仍作扁擔式介白）你再看這個！

蕭恩（白）這叫甚麼？

大教師（白）擔扁。

蕭恩（白）也不好！

大教師（白）還不好？你再看這個！（做茶壺狀）

蕭恩（白）這又叫甚麼？

大教師（白）這叫茶壺。

蕭恩（白）越發的不好！

大教師（白）不好，我沒有了！你放我過去罷。

蕭恩（白）方才攪你二大爺三羊頭，如今打爾三拳，放爾過去。

大教師（白）三拳頭，打個什麼勁兒，你放我過去吧，（做欲走蕭攔介）

蕭恩（白）一定要打！

大教師（白）這老頭真死心眼，等我運運氣！（用兩手做亂撲姿勢介）

蕭恩（白）你這是做什麼哇！

大教師（白）我這兒撲罵（註十七）吶（復又亂撲介）

蕭恩（點大教師肚皮介白）運好了無有？

大教師 (白) 咳，唏！別說話呀！別說話呀！一說話就洩了氣了！(復入亂摸介)

蕭恩 (白) 運好了無有？

大教師 (鼓肚前行，以手指肚介)

蕭恩 (白) 着打！

大教師 (白) 二大爺。釘拐穿都要，免去這塊孤丁。(註十八)

蕭恩 (白) 啞！(打介桂英上打介)

大教師 (白) 你們爺兒倆打一樞，回頭見：(逃下)

桂英 (白) 孩兒打得可好？

蕭恩 (白) 打得卻好，只是打出禍來了！

桂英 (白) 怎麼打出禍來了？

蕭恩 (白) 那賊回去，必不干休！待爲父前去搶他一個原告。

桂英 (白) 爹爹忍耐了罷。

蕭恩 (白) 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取爲父衣帽過來！

桂英 (白) 是，(取衣帽付蕭介)

蕭恩 (白) 兒要好好看守門戶，正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蕭恩桂英分下)

第五場

(四小教師大教師同上)

大教師 (自) 打吓！打吓！

四小教師 (自) 都打壞了！還打甚麼？

大教師 (自) 攙郭先生去！

郭先生 (暗上白) 啊！教師爺回來了。銀子可曾要來？

大教師 (自) 銀子倒沒有要來，我們爺兒幾個，都讓人家給捧回來了。

郭先生 (自) 教師爺不必生氣，明日將那蕭恩送在有司衙門，打他幾十板子，出出教師爺的氣壓，也就是了。

大教師 (自) 你早有這個主意，省得我們去現眼啦！

郭先生 (自) 跟師傅下面養傷去。(下) 待我衙中走走。(下)

第六場

內 (自) 打鼓升堂。好一蕭恩，上得堂來胡言亂語，來扯下去，重責四十。(內喊介)
桂英 (上唱西皮原板) 老爹爹清晨起公堂自首，(內打) 一十！(倒叫我桂英兒挂在

打漁殺家

心頭。(內喊打「二十！」)將身兒來至在草堂等候，(內喊打「三十！」)等候了爹爹回細問根由。(內喊打「四十！」)

內 (白)四十打完。明日叫他過江賠罪。轟下堂去。打鼓退堂！

蕭恩 (上跌介白)好賊官啊！(唱)西皮搖板)惱恨那呂子秋爲官不正；仗勢力欺壓我貧窮良民。上堂去他那裏一言不問；責打我四十板趕出了頭門。沒奈何咬牙門忙往家奔。叫一聲桂英兒快來開門！

桂英 (接唱)忽聽門外有人聲，想是爹爹轉回程。(開門介)(接蕭進介白)爹爹爲何這等模樣？

蕭恩 (白)哎呀兒啊！爲父上得堂去，那賊一言不發，將爲父重責四十大板……喔嗚……！

桂英 (白)好賊子！(唱)罵聲賊子心太狠，欺壓爹爹爲何情。(白)如此說來爹爹受了屈了！

蕭恩 (白)這還不叫受屈呀！

桂英 (白)要怎樣才算受屈呢？

蕭恩 (白)那賊官言道，要爲父連夜過江與丁府賠禮，那才算受屈呀！

桂英 (白)啊！爹爹！你還是去也不去呢？

蕭恩 (白) 哎呀！說什麼去與不去，爲父恨不得會生雙翅，飛過江去，我就殺……

桂英 (白) 禁聲！(蕭恩桂英同向門外看介) 爹爹！殺什麼呀？

蕭恩 (白) 沒卻他的滿門！方消爲父心頭之恨！

桂英 (白) 爹爹呀，有道是白日殺人天不容，黑夜殺人天不容，爹爹還是忍耐了罷！

蕭恩 (白) 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取爲父衣帽戒刀過來！

桂英 (白) 爹爹還是忍耐了罷！

蕭恩 (白) 不必多言，快去取來！

桂英 (白) 是(取衣帽戒刀付蕭介) 衣帽戒刀在此。

蕭恩 (白) 好好看守門戶！爲父去也！

桂英 (白) 爹爹請轉！

蕭恩 (白) 何事？

桂英 (白) 女兒也要前去？

蕭恩 (白) 女孩子家，去之無益，不去也罷。

桂英 (白) 女兒站在一旁，壯壯膽量，也好的！

蕭恩 (白) 好！如此取你的衣服戒刀過來！

桂英 (白) 是。(取衣帽戒刀介)

蕭恩

(白) 隨爲父走哇！(同出介)

桂英

(同頭望介) 白啊！爹爹請轉！

蕭恩

(白) 做什麼？

桂英

(白) 這門還未賞賜上！

蕭恩

(白) 這門麼？哎呀，關也罷，不關也罷！

桂英

(哭介) 噯呀！(又回頭望介) 啊！爹爹請轉！

蕭恩

(白) 又做什麼？

桂英

(白) 這裏面還有動用的傢具呢？

蕭恩

(白) 性命都不要了，還要的什麼動用的傢具呢！哎呀！好個不曉事的冤家呀！(哭介)

桂英

(哭介)

蕭恩

(允哭) 噯呀！

桂英

(白) 兒呀！不要啼哭！隨爲父的走！——兒呀！那顆慶頂珠(註十九)可曾帶在身

蕭恩

旁？

桂英

(白) 帶在身旁，要牠何用？

蕭恩

(白) 此番過江倘有不測，你就逃往花家去罷！

桂英

(白) 爹爹你呢？

蕭恩 (白) 爲父的麼？就不要兒管了哇！

桂英 (哭介) 喂呀！

蕭恩 (白) 兒呀，不要啼哭！來此河邊，小心上船！

桂英 (白) 是。(上船介解纜介)

蕭恩 (白) 兒呀！黑夜行船，比不得白晝，兒要掌穩了舵！(唱西皮快板) 惱恨那呂子秋作事歹惡，恨不得插翅飛行渡河。船行在急流中兒要掌穩了舵！(白) 呵(搖板) 我的兒因何故撒了篷索？

桂英 (白) 啊呀爹爹！此番殺人，還是真？還是假呢？

蕭恩 (白) 自然是真，那有什麼假的呀！

桂英 (白) 既然是真，女兒心中有些害怕！我……不去了。

蕭恩 (白) 呀呀呀！先前不叫兒來，兒是偏偏的要來，如今船行半渡之中又說有些憚懼！——(搖板) 待爲父轉轉船頭就送兒回去！

桂英 (白) 女兒捨不得爹爹！

蕭恩 (唱哭頭) 啊……桂英止我的兒呀！(前行下船介)

蕭恩 (白) 兒呀！將衣服穿好了！在此下船，少時還要在此上船，記下了。

桂英 (白) 是。

蕭恩 (行介白) 兒呀！少時到了丁府，爲父叫兒罵，兒就罵；叫兒殺，兒就殺；不要害怕！
桂英 (白) 遵命。

蕭恩 (白) 平此已是，待爲父向前。——呔！有人麼？走出一個來！
大教師 (上唱小調) 姐在房中繡麒麟，忽然間想起了我們心腹上的人；我就常常掛在心。

蕭恩 (白) 是誰？(開門介) 咳！二太爺！你怎麼打上我們門上來了？
(白) 遮府賠禮來了！

大教師 (白) 不怕你不來！
(白) 哼！不來便怎麼樣？

蕭恩 (白) 祿愛來不來。
(白) 嘿！

大教師 (白) 二太爺向下站！我好給你同裏一聲！
蕭恩 (白) 向下站(退介)

大教師 (白) 還要向下站！
蕭恩 (白) 哦！還要向下站。(再退介)

大教師 (白) 再向下站！
蕭恩 啊！叫你二太爺站在哪裏呀！

大教師 (白) 別着急！您愛站在哪兒就站在哪兒。——有請員外爺！

(丁員外郭先生同上)

丁員外 (念) 蕭恩上告反出醜！

郭先生 (念) 敢與丁府結冤仇！

丁員外 (白) 何事？

大教師 (白) 蕭恩過府賠禮。

丁員外 (白) 臉上氣色如何？

大教師 (白) 氣色不正。

丁員外 (白) 人役們走上。

大教師 (白) 人役走上。(四小教師上)

丁員外 (白) 叫他進來！

大教師 (白) 二大爺，我們員外爺叫你進來！

蕭恩 (向桂英介白) 兒呀！隨爲父進來！(向丁員外) 請了！

丁員外 (白) 膽大蕭恩！將我家下人，打得這等狼狽是何道理！

蕭恩 (白) 我今過府，特來賠禮！

大教師 (白) 不怕你不來！

打漁殺家

蕭恩 (白) 嘿！(大教師下)

丁員外 (白) 可曾將魚稅銀子帶來？

蕭恩 (白) 這個……我父女在河下，打來一顆虎頭珠，將來獻上。

丁員外 (白) 呈上來！

蕭恩 (白) 這……耳目甚衆！

丁員外 (白) 兩廂退下！(四小教師下介) 快些呈上來！

蕭恩 (白) 我且問你？這魚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員外 (白) 無有。

蕭恩 (白) 戶部公文？

丁員外 (白) 也無有。

蕭恩 (白) 憑着何來？

丁員外 (白) 本縣太爺所斷。

蕭恩 (白) 敢是那呂子秋？

丁員外 (白) 要叫太爺！

蕭恩 (白) 呸！(蕭唱西皮搖板) 這魚稅付不付是我本分；你不該派家丁打上我門。

(白) 兒呀！罵！

桂英 (白) 賊子呀！(唱西皮搖板) 罵一聲狗奸賊天良味盡，仗勢力欺良民死無葬身！

丁員外 (白) 來！拿下了！

蕭恩 (白) 看刀！(蕭恩殺丁員外桂英殺郭先生介)——兒呀！隨爲父的殺！

桂英 (白) 遵命！

(四小教師上，蕭恩桂英殺四小教師；大教師上，蕭恩殺大教師；桂英倒地，蕭恩拉下。)

註釋

(李俊) 水滸傳中有溫江龍李俊。

(倪榮) 陳忱「水滸後傳」中有拖毛虎倪雲。

(步蟾) 宋青溪人。宣和年間曾結義兵作亂，聚衆數萬人，自稱「聖公」。後來爲童貫等所擒。相繼宋江等受招安後，曾討滅方臘。李俊等亦曾隨征。

(戶部) 古代中央政府設六部；戶部爲六部之一，專管戶口賦稅。

(溫世蟲沒劫) 原詞係用「溫蛋」根棍，以作「溫江龍李俊」之諧音，太覺粗俗，故改爲「溫世蟲沒劫」(「劫」讀如「近」即地方俗語，不足掛齒之意也)。

(花榮) 水滸傳裏有小李廣花榮。「水滸後傳」裏有花逢春，謂爲花榮之子。

(子期訪伯牙) 春秋時人俞伯牙，善鼓琴，與鍾子期友善。子期死，伯牙以爲世無知音，從此不復鼓琴。平劇「馬駁山」即演此故事。

〔湊掉子〕 掉子爲一種拂塵用具，多用鷄毛築於藤條之一端，謂之「鷄毛掉子」。

〔架上鷄〕 鷄架爲磚土之屬所造的鷄埕，內用木條架起，以便鷄子夜間棲息。南邊各省少見，北邊各省很普遍。並有「鷄上了架啦」的俗語，可作證明。有謂「架上鷄」不通，擬改作「雞場雞」或「報曉鷄」者，實在不必要。

〔拍板〕 即說書拍羅木之意。但與其下「善會書算你白說」一語，互相照應。

〔蝦蟆海〕 即北方俗語所謂「糊裏糊塗」之意。

〔牙齦〕 齦音「恩」，牙齦之上下肉也。牙刺穿「潮廣音」，故讀開口呼之「恩」，爲合口呼之「x」，而成「窩音」。

〔不要倒〕 北方將餘飯傾地曰倒，故下文緊接以「留着雞狗」。

〔無常〕 佛家語。謂世間一切事務不能久住之意。世俗附會其說，把「無常演義」爲一種鬼，謂專勾人死。

〔二姑娘撲蝴蝶〕 北方俗語有「姑娘撲蝴蝶有點越邪」一語即「撒清」之意。

〔羊頭〕 武術上名詞。大概羊角的抵觸力量特別勇猛，遂用做譬喻。

〔接罵〕 即將別人罵自己的話語都接來的意思。

〔釘，拐，穿，孤丁〕 俱係押實隨傳常用之術語。

〔慶頂珠〕 蕭桂英許嫁於花榮的兒子花逢春，慶頂珠爲花家的聘禮。故「打魚殺家」又稱「慶頂珠」。

三 修改經過

「打魚殺家」裏有「江、河、湖、海」的問題。蕭恩打魚的場所，到底是江呢？是河呢？是湖呢？是海呢？劇本裏面，江、河、湖、海，前後互見，矛盾的地方非常多。譬如

桂英第一句唱「太湖石邊白浪發」，（今多作海水滔滔白浪發）第四句就是「父女們河下作生涯」；又李俊倪榮合唱第一句唱「開來無事江邊遊」，第二句就是「海水滔滔往東流」。讓人無所適從。現在我們決定把「江」湖「海」悉改作「河」或索性改用他詞。

按照「水滸後傳」，打魚的地方該是太湖。但是「打魚殺家」的作者寫劇本時，原沒有求處處符合「水滸後傳」；就戲論戲，當做「湖」不十分恰當，作「河」則較為合宜；況且「河」的音節也比較響亮。

第二場桂英內唱西皮倒板原詞為「海水滔滔白浪發」，因為避用「海」字，故改為「水波滔滔白練發」，因為俗有「水波湧起有如白練」一句，故可講得通順。

同場丁郎原詞用「混蛋一根棍」五字，作為「混江龍李俊」之諧音，似太粗俗，故改為「混世蟲沒勁」「勁」字讀「近」；又原詞「卵毛裏臭蟲」五字作為「捲毛虎倪榮」之諧音，更不妥，因改為「烤白薯夾蔥」。

第六場桂英上場時的唱詞，有下列五種的不同：

（一）老爹爹出門去丁府來進，倒叫我桂英兒常挂在心。將身兒坐至在草堂來等；等爹爹回家來再問分明。——戲學彙考

（二）老爹爹出門去無有音信；倒叫我桂英兒常挂在心。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坐定；等爹爹回家來再問分明。——開明國文講義

(三) 老爹爹到公堂與他理論；倒叫我在家門懸挂在心。思想起一陣陣神魂不定；等爹爹回家來便曉輸贏。——戲曲音樂院本

(四) 老爹爹上公堂無有音信；倒叫我二八女常挂在心。將身兒打坐在草堂上等；老爹爹歸家來細問分明。——漢劇本

(五) 老爹爹清晨起公堂自首；倒叫我桂英兒挂在心頭。將身兒來至在草堂等候；等候了爹爹回細問根由。——流行臺詞

意思是一樣的，文章的好壞也差不多，因為第五種較流行，我們便採用這一種了。

同場蕭恩上船以後的唱詞，流行的有兩種

(一) 這件事倒叫我七孔冒火，今夜晚將賊的滿門殺卻。恨不得插雙翅越江而過！——

(二) 惱恨那呂子秋做事太惡；恨不得插雙翅飛過江河。船行在半江中兒要掌穩了舵！因為後一種比較普遍，音節也較響亮，我們就採用了。不過爲了避免用「江」字，所以把飛過江河四字，改爲「飛行渡河」。又把「半江中」三字，改爲「急流中」。以便保存原有腔調。

同場丁員外上場念「昨晚一夢夢得醜」郭先生接念「閻王請我喝燒酒」，語涉迷信，而且二人同做一樣惡夢，更講不通，故改爲「蕭恩上告反出醜，敢與丁府結冤仇」。蕭恩到了府後的罵，一般的詞是：「惱恨那呂子秋做事太惡，賣打我四十板卻是爲

何！

面對丁員外而罵呂子秋，罵得又毫無力量，不算得體。另一種詞：

「這魚稅付不付是我本分，你不該跟家丁打上我門。」

比較得體而有力，卻尾「人辰轍」也和桂英接唱的詞一致；我們就採用了。

向場蕭恩父女原詞係先將丁員外辱罵之後，再以戲院頂珠為由，使丁員外將教師們逐退；再行下手殺之，以情理度之，丁員外既見蕭樹父妾來意不善，決不致為幾片言所騙，任，竟將教師斥去而自撤護衛，故不如改為蕭恩強以賠禮獻珠為由，使丁坦然不疑，而將教師斥去，再行叫罵，就便殺之，較為合理。

以上不過是隨便舉幾個例子。修訂的時候，幾乎處處遇到這種情形，取捨之間，費盡躊躇，這裏不一一的舉述了。

至於文辭的修飾，錯字別字的訂正，均已分別處理，但非不得已，則寧存其舊。

像「戶部公文」多有做「六部公文」的。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多與賦稅無關；戶部是掌管戶口賦稅的；顯然該是戶部而非六部了。又如「分明是偷觀」，「觀」或作「取」，「取」是別字；或作「瞧」，與舞臺上的讀音又不合了。所以仍用「觀」。

三娘教子

一 引言

「三娘教子」，脫胎於昆曲的「雙官誥」；「雙官誥」大約是仿照「孟母斷機」的故事編成的。秦腔以及漢戲，都有「教子」這齣戲。

故事的大概是這樣：

商人薛廣，（梅蘭芳演全部）「三娘教子」則作「薛衍」。本劇還祇注重單演「機房」一場，故仍從舊規，沿用「薛廣」本名。有一妻二妾：妻張氏，二妾，一劉氏，生子倚哥，一王氏春娥。薛廣在鎮江（梅氏演全部時，改為「開封」。今仍沿用老本）鎮江之舊稱。）做生意，死了（其實死的不是薛廣，是他的夥伴王文，看了緊接在「教子」後邊的那齣「忠孝牌」，才能明白），多虧了老僕薛保把屍身運回家來。張氏和劉氏見丈夫已死，就都嫁了人，而王春娥卻立志不嫁，撫養遺孤。後以倚哥不肯用心讀書，又不聽教訓，三娘（即王春娥）生了氣，就把這未織成的一匹絹，用刀割斷。經薛保的勸解，一場

風波，才告平息。

本劇主旨，在表彰王春娥守節和她的教子成名（據「忠孝牌」：薛廣衣錦還鄉之日，薛倚哥也高榜得中回家來了）。

王春娥的守節教子，無疑的是以「改換門庭」，也就是以「做官」為前提的；但我們卻不可因此就斥責這齣戲不合時代，沒有上演的價值。須知舊戲完全是舊時代裏的產物，因而也無不帶有舊時代的色彩；但我們應該站在現在的立場，對這齣戲，換一個看法。

現在人常以女子守節為迂腐，不近人情。誠然，把女子守節，視為天經地義，固是不對；假如夫婦的感情極好，那麼，夫死不再嫁，不也是很自然的事麼？

從前的讀書人，只要做了官，就算達到了目的；於是，本人滿足，家庭滿足，甚至親戚朋友無不皆大歡喜。這種看法，的確不高明。在現在，讀書未嘗不可以拿做官作為目的之一，不過做官的目的，必須是救國救民，以至救全世界；倘若以發財為終極目的，那便是極要不得的了！從前的人教訓兒女，往往僅是為家庭（自然，現在也不乏這種人！），現在我們必須把眼光放大，應該站在整個的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去教訓兒女！

如此看來，守節既不是可以一筆抹煞的事，而教訓兒女使之上進，尤屬必要。那麼，三娘教子乃是一齣家庭教育的好戲，雖在今日，也還不失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哩。

二 本劇

劇中人

王春娥

〔青衣〕

薛倚哥

〔娃娃生〕

薛保

〔外〕

王春娥

〔上，引〕霧密不知天早晚，雪深那辨路高低。（坐念詩）兒夫喪他鄉，穢奴在機房，家貧實難過，思夫淚悲傷。

〔白〕奴家王春娥，配夫薛真。〔去往鎮江（註）〕貿易，不幸喪他鄉！多虧掌家薛保搬屍回還，可恨張劉二氏，見夫一死，將家中財物，搗捲一空，俱已改嫁。是我矢志守節。撫養二娘之子，名喚倚哥。但願他學業成就，早成功名，也好改換門庭。今早學中攻書去了，我不免去到機房縫紉便了。（唱二黃慢板）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嘆，想起了我的夫好不慘然。春娥女姪一比失羣孤雁，老薛保他好比浪裏舟船，薛倚兒他好比無弓之箭。每日裏在學中苦讀聖賢。將身兒來至在機房織絹，等候了我的兒轉回家園。

薛倚哥

〔內白〕走哇！（上，唱二黃慢板）有薛倚在學中懶把書念，懷抱着聖賢書轉回家園。

(衆學友一個個說長道短，都說我無娘親好不慘然。因此上回家去——) (薛保出來白：「外面好像東人回來了，待我出去看來」)——與母分辯，又只見老薛保站立門前。(白)參見薛保。

薛保 (白)東人回來了？

薛倚哥 (白)回來了。我媽吶？

薛保 (白)主母現在機房織絹。隨老奴廚下用飯。

薛倚哥 (白)我見了媽，再去吃飯吧。

薛保 (白)你要來呀，(笑介)哈哈略略！(下)

薛倚哥 (唱二黃原板)聽說是我的母機房織絹，走向前施一禮兒問娘安。(白)參見母親！

王春娥 (看天介白)呵兒吓！爲何今日下學甚早？

薛倚哥 (白)呵(想介)今兒個先生家裏有事，所以放學比往常早一點。

王春娥 (白)如此拿書來背。

薛倚哥 (白)我說媽呀，吃完了飯再背書吧！

王春娥 (白)哽！背完書再去用飯！

薛倚哥 (白)要背就背！(擲書與春娥介)

王春娥 (白)將臉朝外！(倚想介)背呀！

薛倚哥

(白) 媽呀我忘了書尾啦。

王春娥

(白) 敢是忘了書頭了？

薛倚哥

(白) 對啦，忘了書頭啦，媽呀您提我一句吧！

王春娥

(白) 「曾子曰。」

薛倚哥

(白) 哦！「曾子曰。」

王春娥

(白) 「吾日三省吾身。」

薛倚哥

(白) 哦！「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白) 爲

薛倚哥

(白) 爲「爲人謀而不忠乎，我說媽呀，是餓貓哇，還是餓狗哇？」

王春娥

(白) 「爲人謀而不忠乎。」

薛倚哥

(白) 不忠乎來不忠乎，媽媽娘你太糊塗。唉唉喲！媽媽娘你好糊塗！

王春娥

(白) 往下背！

薛倚哥

(白) 往下背！

王春娥

(白) 教你往下背！

薛倚哥

(白) 教你往下背！

王春娥

(白) 哇！指望兒在學中用心攻書，誰想竟自貪玩貪玩不知緊要，豈不就誤兒的

青者？

薛倚哥

(白)媽呀。您的青春是誰給就誤的啦？

王春娥

(白)噢！還不與我跪下！

薛倚哥

(白)跪下就跪下。

王春娥

(白)畜生啊！

薛倚哥

(白)畜生啊！

王春娥

(唱二黃原板)罵一聲小奴才真個劣性，待爲娘將古人比與兒聽。秦甘羅(註二)十

二歲身爲太宰。周公瑾一十三四海揚名。我的兒在學中習讀孔孟，爲的是做高官榮耀門庭。(白)罷！(接唱搖板)手執家法將兒打，

薛倚哥

(白)媽！(唱搖板)你打人家的孩兒所爲何情(白)我說媽呀，你要打，你生一個打，你養一個打；打人家的孩兒，沒差？臊哇！(羞王春娥介)

王春娥

(白)兒啊，這兩句言語，是哪個教導於你？

薛倚哥

(白)我飯也會吃，書也會念，這兩句話我再不會說，更得啦！

王春娥

(白)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惜我兒講遲了！

薛倚哥

(白)你要是不打我呀，我還不說呢！

王春娥

(白)咳！天哪！

薛倚哥

(白)嘿！誰呀！玩去麼。(起立介進至堂前跪哭)

王春娥

(唱二黃原板)小奴才他一言問住了我，開口無言哭淚飛。哭一聲亡故爹娘心撒我。撒下了你的靈柩受折磨。怨氣不結怨房內，不由人一陣淚淚如梭。

薛保

(內白)嘆賊。(上唱二黃原板)小東人下學歸機房回，好似平地裏起下風波。

王春娥

(哭介)呀呀！

薛保

(接唱原板)見三娘發雷霆機房回，轉面來問一聲京人倚哥：(白)京人！

薛倚哥

(白)幹什麼？

薛保

(接唱原板)你的母教訓你非過，為什麼這京人不聽勸說，京人哪！

薛倚哥

(白)少管我門家裏的閑事，去你的罷！

薛保

(接唱原板)這才是養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愆，難把答脫。老薛保進機房跪膝跪落，雙膝跪落，我的三娘啊！你母子在機房吵鬧為何？

王春娥

(唱二黃原板)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三娘言來聽根苗。實指望教訓他終身有靠，今日裏如夢醒無把心操。

薛保

(唱二黃原板)勸三娘你得要珠淚垂掉，老奴言來聽根苗：千言萬言看他年小，望三娘輕輕的打輕輕的責，輕打輕責饒恕這遭，下次不饒。

王春娥

(唱二黃原板)你道他年紀小他的心不小，說說話來猶如鋼刀。自古道人無千日

好，花兒哪言言日校？緣什麼絹來把什麼子教，（白）罷！（接唱散板）割斷纓頭那
開交！（斷機介）

薛保

（白）哎呀！（唱搖板）見三娘他把那纓頭割斷，嚇得我老薛保膽戰心寒。沒奈何我只得好言相勸。（白）三娘。（接唱）尊一聲三主母細聽我言。遭不幸老東人他鄉
命斷，是老奴千山萬水搬屍回還。（白）老奴好恨！

王春娥

（白）恨着何來？

薛保

（白）三娘！（唱搖板）恨只恨張劉二氏把心腸改變，一個個剛強羅裙另結夫男。

王春娥

（白）喜他何來？

薛保

（白）三娘！（唱搖板）喜的是三主母發下誓願，守貞節撫養這薛氏的後代香烟。

（白）老奴明白了。

王春娥

（白）明白何來？

薛保

（白）三娘！（唱搖板）莫不是三主母把心腸改變，也與那張劉二氏另嫁夫男！

（白）你要走只管去走，你要嫁只管去嫁呀！（哭介）

王春娥

（哭介）喂呀！

薛保

（唱搖板）搬下了老的老，小的，挨門討飯，我也要撫養這薛氏的一脈單傳！啊

啊啊！我那好不明白的三娘啊！

王春娥

(白)喂呀……(唱搖板)我哭哭一聲老薛保，我叫叫一聲老掌家！小奴才下學歸傘書來背，又誰知一句書都不能對答。

薛保

(白)就該責打於他！

王春娥

(唱搖板)手執家法未曾打下，他，他，他，他……

薛保

(白)他便怎麼樣？

王春娥

(接唱搖板)他道我不是他的親娘不該打他。啊啊啊，老掌家呀！

薛保

(白)嗽？(唱搖板)聽罷言來才知情，回頭埋怨小東人。(白)東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倚哥

(白)呦！你們倆人說了半天，怎麼又是我不是啦？

薛保

(白)適才下學回來，一言冒犯你家母親，就該上前「領責」的才是！

薛倚哥

(白)什麼叫「領責」呀？

薛保

(白)「領責」就是挨打。

薛倚哥

(白)挨打疼不疼啊？

薛保

(白)挨打那有不疼之理！

薛倚哥

(白)你也知道疼啊？我不去，你替我挨去吧！(推薛保倒介)

薛保 (叫頭) 嗟呀東人哪！想老奴偌大年紀，將我堆倒塵埃，倘有好歹，你是怎生得了哇？

薛倚哥 (白) 薛保，你別哭，我願意去啦！

薛保 (白) 待老奴教導於你：

薛倚哥 (白) 對啦，你教給我吧！

薛保 (白) 這有家法在此，頂在頭上，跪在你母親面前，說道：「孩兒今日下學回來，一言冒犯母親，現有家法在此，望母親高抬舉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你母若有愛子之意，一下也就不打了哇！

薛倚哥 (白) 喝！這麼多呀！

薛保 (白) 東人回來！

薛倚哥 (白) 又幹什麼呀？

薛保 (白) 倘若你母親問道：「是那個教導於你」？你是怎樣言講？

薛倚哥 (白) 我就說是你教給我的！

薛保 (白) 哎！你就說你自己講的。

薛倚哥 (白) 我知道哩！(跪頂家法介) 母親在上，孩兒下學回來，一言冒犯母親，現有家

法在此，望母親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疼在娘心。媽呀，你要是有愛我之意，一下也不用打啦。

王春娥

(白)兒啊，早有這兩句言語，也免得爲娘的一場嘔氣。

薛倚哥

(白)這還是老薛保教給我的吶！

薛保

(白)啊三娘，老奴也跪下了！

王春娥

(預板唱二黃三眼)老薛保且莫跪你在一旁站定，(薛保起立介夾白：「多謝三娘！」)聽主母教訓這不孝畜生。遭不幸兒的父他鄉喪，多虧了老薛保搬回尸靈。兒的親娘見此情把良心改變，翻穿羅裙另嫁他人。爲娘我不改嫁爲的是那個？都只爲，兒年小，他年老，年老年小孤苦伶仃依靠何人。(白)罷！(唱搖板)手執家法將兒打。

薛保

(白)哦呀！(唱搖板)老奴向前忙遮攔。你要打將老奴責打幾下，你打我的小東人老奴心酸！

王春娥

(白)呀！(唱搖板)春娥女一見心內慘，他主僕的恩情重如山。走向前來用手攙，(扶薛倚哥起介)(白)兒啊！(接唱)從今後要用心莫要貪玩！

薛倚哥

(白)媽！(唱搖板)今日母親教訓一遍，孩兒讀書不貪玩。

王春娥

(白)兒啊！(唱搖板)只冀兒用心把書念，

薛保 (接唱) 要做高官有何難？

王春娥 (接唱) 但願得兒成名門庭改換，

薛保 (自) 三娘！(接唱) 你教子的名兒天下傳！

王春娥 (自) 掌家！

薛保 (自) 三娘！

王春娥 (自) 我兒！

薛保 (自) 媽！

王春娥 (自) 隨我來呀！

薛保 (自) 哈哈哈哈！(同下) (完)

註釋

(寶江) 地名，在江蘇省。

(甘進) 賤名，秦甘茂之子。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派之去。甘進說，趙王割五城以事秦。趙王怒，殺他十二歲者為大等，甘進相繼，甘進不為宰相。

三 修改經過

「三娘教子」是一齣流行戲，所以，不論哪種「戲考」之類的本子上，都能找

到。本劇改動的地方如下：

薛倚哥上場，唱到「因此上回家去與母分辯」時，薛保上場，夾白，有作「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東人回來」，與後西王泰娥的語：「今日下學，為何這等甚早」一語相矛盾；有人又改爲「外面好像東人回來了，如何比每日早了？待我出去看來」，雖似比較合理；但此段說白，是夾在薛倚哥的唱腔裏，不宜於句子太多，所以，我們改爲「外面好像東人回來了，待我出去看來」。

我們再提一提那最爲人所熟知的薛保那幾句唱詞「小東人……」。一般的詞都是：「小東人闌下了滔天大禍，好一似火頭上又把油潑。見三娘發雷靈機房悶坐，轉面來問一聲東人倚哥。你的母教訓你非爲過錯（或作「非爲之過」），爲什麼將好言當作了惡說，東人哪。這才是養子不教父之過，教子不嚴師之愆」……這幾句確是有很多毛病。因爲母子吵鬧，家之常事，不必用「小東人闌下了滔天大禍，好一似火頭上又把油潑」，過甚其詞的語句，來誇張牠；第六句之「惡說」一詞甚少見；第八句句尾，應該之平聲字，「而」字是仄聲。戲曲讀本上改爲「小東人下學歸機房悶禍，母子們因何故言語失和？見三娘含悲淚機房悶坐，轉面來問一聲東人倚哥。你的母教訓你出言不錯，把好言當惡說你爲什麼，東人哪。這才是無父孩兒難管約，幼而失教惡人多……」，雖比舊詞較好，但仍有可議處：第一，生硬的「惡說」一詞，仍未去掉；第二，用「麼」字作爲帶有「行腔」之韻腳，極不妥當，

因爲「麼」是輕聲字。所以我們改爲：「小東人下學歸機房闖禍，好一似平海裏起下風波。見三娘發雷靈機房悶坐，轉面來問一聲東人倚哥（此句各本皆同）。你的母教訓你非爲過錯，爲什麼這娘言不聽勸說，東人哪。這才是養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難把咎脫……」。這樣改當然文理上似稍覺通順一點，而且與原來的腔調，無所妨礙。

原詞裏面王春娥所唱之「我哭一聲老薛保，我叫一聲老掌家。小奴才下學歸拿書來背，又誰知他一句也背不出來，手執家法未曾打下，他……他道我不是他親生的娘親」六句共用「花發」「懷來」「人辰」三個轍，頗爲混亂，特爲一律改用「花發轍」詞。將第四句改爲「又誰知一句書都不能對答」。第六句改爲「他道我不是他的親娘不該打他」。以免錯轍。

打嚴嵩

一 引言

明嘉靖年間，嚴嵩父子專權，無惡不作。在朝的忠義之士，雖滿懷痛恨，卻沒有方法懲治他。曾有過一些仗義敢言的人，如楊繼盛、沈鍊等，冒死上奏天子，不惟無效，反被嚴嵩謀殺了。

這時有御史鄒應龍，博學有才，立身中正，很想爲國除奸。

恰巧嚴嵩派錦衣衛的陸唐追捕邱馬兩員逃將，被開山王府常寶童撞見了。常寶童藏起逃將，把陸唐吊打一場，以挫辱嚴嵩。因爲他的地位高，敢同嚴嵩爲難。鄒應龍素同常寶童有往還，現在發生了這樣事，他想着從兩面挑唆，便可把事情鬧大，也是暗害嚴嵩的好機會。於是去向嚴嵩告密，假做心腹，暗中同常寶童設好陷害他的圈套。

嚴嵩對鄒應龍大加寵信；升他的官，聽他的話，既上嚴告發常寶童窩藏罪犯，又親到開山王府要帶走常寶童。結果反遭了一頓鞭撻。這是鄒應龍預先安排好的。嚴嵩被毆，又要上嚴奏本。鄒應龍故意說他同鄒無傷，沒有憑證。嚴嵩信以爲真，請鄒應龍打他。鄒應龍乘機把嚴嵩痛罵痛打了一陣，打得頭面重傷，更搶先上嚴參奏嚴嵩。

按鄒應龍的參奏嚴嵩是載在「明史」的。「明史」鄒應龍傳：

……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乃上疏……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

「打嚴嵩」和「三搜鄒應龍」是一個人的故事，大概是出於小說野史又經劇作者潤飾的。劇中主要人物的描繪，如嚴嵩之威權，嚴俠之貪鄙，鄒應龍之才辨，於史實並不違背。

此劇結構緊嚴，逸趣橫生，是很難得的一齣喜劇。其旨在描寫嚴嵩之奸惡，鄒應龍之才智膽量，有裨世道人心。鄒之高風亮節，令人嚮往；其巧智懲惡，尤足快人心。

二 本劇

劇中人

鄒應龍

〔老生〕

嚴俠〔門官〕

〔丑〕

嚴嵩

〔副淨〕

常寶童

〔小生〕

打

嚴

嵩

嘉靖(不出場。例由嚴俠兼應。)

四龍套

四太監

第一場

(鄒應鄒上(註一))

鄒應龍

(念引子)金鷄報曉五更籌，恨讒臣何日罷休。(坐念)職任言官如水清，一片丹心保大明，可嘆忠良俱遭害，誰能捨身滅奸臣。(白)下官鄒應龍，大明嘉靖(註二)駕前爲臣，乃二甲進士出身。官居外籬御史。可恨嚴嵩(註三)老賊，在朝專權，是我同年三十六人，推我爲頭，定要參倒老賊，今當三六九日，不免去到嚴府，假獻好心，暗探他的過處。正是：滅卻奸佞賊，方爲棟樑材。(唱西皮原板)嘉靖爺坐山河風調雨順，赴科場得中進士身，惱恨嚴嵩亂朝政，上欺天子下壓羣臣，對天發下洪誓恨，不殺奸賊枉爲人，(下)

第二場

嚴俠

(內喊「曖咳！」上念)我本嚴府一門官，謂相容易見我難。(白)我，嚴俠(註四)。

在嚴府門前當了一名門官。今日乃三三六九日，太師理事之期，不免在門口伺候便了。

鄒應龍

（上唱西皮流水板）三十六人曾結義，同心要滅奸佞臣。（白）來此已是嚴府。看那旁有一位門官，待我向前。（向嚴俠）啊！尊官請了。（施禮介）

嚴俠

（白）罷啦！罷啦！你是做什麼來的？

鄒應龍

（白）下官乃是外簾御史鄒應龍。

嚴俠

（白）哦！原來是鄒大老爺。您到這兒幹什麼來呀？

鄒應龍

（白）要見太師有好心當獻。

嚴俠

（白）那麼您拿來！

鄒應龍

（白）拿什麼呀？（點頭會意介白）哦哦！想是手本，有有有。（從袖內取出名帖）煩勞尊官，通報一聲。

嚴俠

（接名帖介）好好！您站一會兒，我就替您通報。

鄒應龍

（白）是是是

嚴俠

（翻尋名帖失聲介白）我說鄒老爺！八成兒您是初到相府吧？

鄒應龍

（白）不錯，初到相府。

嚴俠

（白）怪不得啦。您不知此地還有一個規矩。

打嚴需

鄒應龍 (白)不曉得什麼規矩呀？

嚴 俠 (白)一時！這是有規矩的地界麼。

鄒應龍 (白)什麼規矩呢？

嚴 俠 (白)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

鄒應龍 (白)有禮？

嚴 俠 (白)就見！

鄒應龍 (白)無禮呢？

嚴 俠 (白)免見！

鄒應龍 (白)這個……(左右摸索，再向前施禮介)啊！尊官！今日來得慌忙，未曾帶
來……

嚴 俠 (白)那麼着……你就改日再見吧！(擲名帖於地介)

鄒應龍 (拾起名帖介)唔呵呀！慢說嚴嵩老賊在朝霸道，就是他手下之人也是這等厲害！
我若不將此人扳倒，誰能參倒老賊？唔！我自有道理。卜！呀！走過來！

嚴 俠 (白)呀呀！怎麼着！

鄒應龍 (白)我來問你，你家太師幾時上朝？

嚴 俠 (白)哪一天不去！

鄒應龍

(白)好哇！等你家太師爺上朝之時，我就一把抓住橋杆言道：「啊啊太師！那日小官要見太師爺有好心當獻，不想膝下有一門官，與我委什麼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有禮就見，無禮免見……那時節纔纔叫你認識認識你鄒老爺的厲害。好了，好了，你鄒老爺不見了！」

嚴俠

(白)鄒老爺請轉！

鄒應龍

(白)哎！不見了！

嚴俠

(驚惶。急齊名帖陪笑介)(白)得……得啦。你拿過來罷。哈哈！我是與您鬧着玩的，您怎麼當起真來啦。

鄒應龍

(白)哼！怕你不與我通報！

嚴俠

(又有意作壞介)(白)我說鄒老爺！這兒是有尺寸的地方，請您往下站一步。

鄒應龍

(白)哦！下站一步。(退介)

嚴俠

(白)我說鄒老爺！您還要往下站一步。

鄒應龍

(白)哦！我就再下站一步。

嚴俠

(白)我說您還得往下站！

鄒應龍

(急介)(白)哦！教你鄒老爺站在哪裏？

嚴俠

(白)……哦！好哇！反正您愛站哪兒就站哪兒。

打 嚴 羞

鄭應龍 (白) 哼！少時見了太師，才知道你鄭老爺的厲害！(從上場門下)

嚴俠 (白) 啊呀！這位老爺脾氣真大！——有請太師爺！

嚴嵩 (廉內喊) 賊！起唱西皮倒板！昔日有個王莽臣。(上唱流水板) 起下謀朝篡位心。巧計設下松棚會，藥酒毒死平帝君。嚴嵩有意學王莽，要奪我主錦乾坤，三六九日開門禁。(坐介唱搖板) 似閻君坐前廳誰不心驚。(白) 君不君來臣不臣，斬殺不

秦嘉靖君；造下平天冠一頂，要奪大明錦乾坤。老夫嚴嵩。乃江右人氏，父子二人，同在嘉靖皇帝駕前爲臣。父爲閣老(註五)，子爲尚書(註六)。吾兒世蕃，與當今聖上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是不同時，嘉靖既有九五之尊，難道我兒就無帝王之分？因此老夫有意謀取大明江山，只是一時不能到手！今乃三六九日，嚴俠！

嚴俠 (白) 有。

嚴嵩 (白) 大事通稟，小事任你發放。

嚴俠 (白) 啓稟太師：今有外籙御史鄭應龍求見，(遞帖介)

嚴嵩 (白) 鄭應龍！老夫與他素無來往，到此做甚？

嚴俠 (白) 他說有好心當獻。

嚴嵩 (白) 好心當獻？——來！吩咐站堂伺候！

嚴俠 (白) 站堂伺候！

嚴嵩

(吹工尺上牌子，四龍套兩面分上介)

(白)嚴俠！吩咐下去，叫那鄒應龍東角門施禮，西角門打躬，報門而進！

(鄒應龍由上場門暗上)

嚴俠

(白)噫！這下面聽者！

鄒應龍

(驚介)(白)啊！

嚴俠

(白)太師有令：叫那鄒應龍東角門施禮，西角門打躬，報門而進哪！

鄒應龍

(白)哦！(唱快板)聽說一聲要報門，倒叫應龍氣不平。東角門外施一禮。(施禮介。由上場角行至下場角。)西角門外又躬身。(打躬介。復行回上場角。)走上前來忙跪定，問聲太師可安寧。(跪介)(白)小官鄒應龍叩見太師爺！

嚴俠

(白)高聲些！

鄒應龍

(白)鄒應龍叩見太師爺！

嚴俠

(白)還要高聲些！

鄒應龍

(白)鄒應龍叩見太師爺！

嚴俠

(白)還得高聲些！

鄒應龍

(怒介)噯！(起立唱快板)連叫三聲不答應，不由應龍怒氣生。將身站在丹墀等，問我一言答一聲！

打嚴嵩

嚴俠 (白) 噯！鄒老爺又發脾氣啦！您跪下罷，我給您通報就是啦。

鄒應龍 (嘆氣重復跪下介)

嚴俠 (白) 鄒應龍到！(再高聲) 鄒應龍到！(再高聲) 鄒應龍到哇！

嚴嵩 (作初覺介白) 下跪可是鄒應龍？

鄒應龍 (白) 正是小官。

嚴嵩 (白) 要見老夫，爲了何事？

鄒應龍 (白) 有好心當獻。

嚴嵩 (白) 好心當獻？起來！

鄒應龍 (白) 謝太師！(起立介)

嚴嵩 (白) 嚴俠！

嚴俠 (白) 有。

嚴嵩 (白) 與鄒老爺看座！

嚴俠 (白) 噫。

鄒應龍 (白) 且慢！太師在此，哪有小官的座位。

嚴嵩 (白) 有話敍談，焉有不座之理。

鄒應龍 (白) 如此，多謝太師爺！

嚴俠 (白) 鄒老爺！您來請座罷！

鄒應龍 (白) 尊官！請來上座？

嚴俠 (白) 我，我站着舒服！

嚴嵩 (白) 鄒應龍你有什麼好心當獻？

鄒應龍 (白) 那日陸唐，手執白牌，往那裏公幹啊？

嚴嵩 (白) 追趕邱馬兩將。

鄒應龍 (白) 邱馬兩將，追趕不上了。

嚴嵩 (白) 怎見得？

鄒應龍 (白) 那日小官巡查皇城，路過開山王府(註七)，看見常寶童(註八)窩藏邱馬兩將。

將錦衣衛陸唐，吊在頭門以裏，儀門以外，用皮鞭拷打，還有兩句言語，小官不敢言講。

嚴嵩 (白) 只管講來！

鄒應龍 (白) 「打在他入身上，羞在太師爺臉上」。

嚴嵩 (白) 怎麼講？

鄒應龍 (白) 「打在他入身上，羞在太師爺臉上」。

嚴嵩 (怒介) (白) 好惱！(鄒應龍暗教介)(唱搖板)聽罷言來怒氣冲，開言大罵常寶童。

打嚴嵩

自古常言道得好，打狗還看主人翁。（白）來！順轎！

鄒應龍（白）太師爺意欲何往？

嚴嵩（白）上殿參奏常寶童。

鄒應龍（白）倘若聖上問道是何人的見證？

嚴嵩（白）就說你的見證。

鄒應龍（白）小官官卑職小，焉能見君！

嚴嵩（白）你今官居何職？

鄒應龍（白）外簾御史。

嚴嵩（白）也罷。老夫不待聖命，升你爲內簾御史。

鄒應龍（白）但不知幾時上任？

嚴嵩（白）嘉靖封官，三月上任，老夫封官，即刻上任。隨在轎後！

鄒應龍（白）多謝太師。（下場）

嚴嵩（白）校尉的，搭轎上朝！

（吹排子，原場，上轎下轎介，龍套兩邊分下。）

嚴嵩（向內白）臣嚴嵩見駕（執笏跪介）吾皇萬歲！

內（白）平身！

嚴嵩

(白)萬萬歲！

內

(白)賜坐！

嚴嵩

(白)謝萬歲！

內

(白)老太師上殿有何本奏？

嚴嵩

(白)臣啓萬歲：今有常寶童窩藏邱馬兩將，特來奏知萬歲。

內

(白)常寶童窩藏邱馬兩將，誰人得見？

嚴嵩

(白)外籐御史鄒應龍親得見。

內

(白)鄒應龍官卑職小，如何得見寡人？

嚴嵩

(白)臣有一行大罪。

內

(白)老太師何罪之有？

嚴嵩

(白)臣不待聖命，升他爲內籐御史。

內

(白)老太師封官與寡人一般。替孤傳旨，宣鄒應龍上殿。

嚴嵩

(白)領旨。——萬歲有旨，宣鄒應龍上殿！

鄒應龍

(內白)領旨。(唱慢流水板)忽聽萬歲宣應龍，朝房內來了保國臣，站立金階來覲定，金殿上坐嘉靖君，那旁坐的嚴閣老，奸賊早有篡位心。有人提起賊名姓，孩童也要膽戰驚！問他膽戰因何故？怕嚴賊要害他的滿門。我本當向前參一本，官

小兒以勳君聽。罷罷暫忍心頭恨，品級台前見當今。(白)臣鄒應龍見駕，吾皇萬歲！

(白)鄒應龍！

內 鄒應龍

(白)臣！

內 鄒應龍

(白)常寶童寓藏邱馬兩將，可是你親眼得見？

內 鄒應龍

(白)是臣親眼得見。

內 鄒應龍

(白)孤封你內簾御史，下殿去罷！

嚴 嵩

(白)謝萬歲！(起身介)正是：放起星星火，

內 鄒應龍

(白)謝萬歲！

嚴 嵩

(白)能燒萬重山！(自去場門下)

內 鄒應龍

(白)太師離位！

嚴 嵩

(白)臣！(起立介)

內 鄒應龍

(白)賜你四十名校尉，去到開山王府，捉拿常寶童，上殿辦理。

嚴 嵩

(白)領旨。校尉的搭轎回府！

鄒應龍

(接旨。吹排子，龍套兩邊上，上轎下轎介，鄒應龍嚴俠兩邊分上，嚴嵩坐介。)

鄒應龍

(白)迎接太師！

嚴嵩 (白)罷了；一旁坐下！

鄒應龍 (白)謝坐。啊太師爺！但不知聖上怎樣傳旨？

嚴嵩 (白)聖上賜老夫四十名校尉，去至開山王府，捉拿常寶童，上殿辦理。

鄒應龍 (白)真乃是有道的明君。

嚴嵩 (白)來！順轎！

鄒應龍 (白)且慢！老太師意欲何往？

嚴嵩 (白)去至開山王府捉拿常寶童。

鄒應龍 (白)不是小官在此，老太師又把事辦錯了！

嚴嵩 (白)怎見得？

鄒應龍 (白)想那常寶童有老王賜的金鑕皇槓，他若不遵聖旨，如何是好？

嚴嵩 (白)依你之見呢？

鄒應龍 (白)依小官之見，就在府內，十中選一，百中選十。選上四十名精壯校尉，隨定

老太師去至開山王府。他若違旨還在罷了。他若不遵，將他抬也抬上金殿去了。

嚴嵩 (笑)哈哈！(白)看將起來，你倒是老夫的心腹人了。

鄒應龍 (白)咳！這心腹人好做，就是太師爺的金面是難見得狠啊！

嚴嵩 (白)早來早見，晚來晚見，何言難見？

打 嚴 嵩

鄒應龍

(白)適才小官有好心當獻。府上有一尊官，要什麼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有禮就見，無禮免見。想小官乃是一個窮御史，哪有許多銀錢；縱有銀錢，難道還買老太師的事辦不成！

嚴嵩

(白)你可認識此人？

鄒應龍

(白)一見嘆就認識了。

嚴嵩

(白)抓來見我！

鄒應龍

(白)是。——啊！尊官！(嚴俠藏躲，爲鄒所見介)尊官！尊官！我看見了。

嚴俠

(白)鄒老爺！我給你倒杯茶去。

鄒應龍

(白)不用！大禮小禮一齊帶來了。

嚴俠

(白)我不要了。

鄒應龍

(白)我在太師爺面前提拔你了？——啊太師！就是此人。

嚴嵩

(白)噫！膽大奴才。不知誤了老夫多少大事！來！推出砍了！

嚴俠

(白)慢着！留頭講話。(跪鄒前介)鄒老爺！鄒老爺！(鄒故作看不見介)我在這兒

哪。

鄒應龍

(白)尊官！一時不見，你怎麼矮了半截呀？

嚴俠

(白)我這兒給您跪下啦。

鄒應龍

(白)你跪在我的面前做甚？

嚴俠

(白)是我得罪了您！太師爺要殺我的頭。

鄒應龍

(白)怎麼，太師爺要殺你？

嚴俠

(白)是呀，他要殺我的頭。

鄒應龍

(白)啊呀呀，你就讓他去殺呀！

嚴俠

(白)嘍！不成不成，殺了頭就沒命了。求鄒老爺給講個人情罷！

鄒應龍

(白)怎麼，你要我講個人情？

嚴俠

(白)是的。

鄒應龍

(白)你可曉得我的規矩呀？

嚴俠

(白)鄒老爺您還有什麼規矩？

鄒應龍

(白)我是大禮六百四，小禮四百八。

嚴俠

(白)啊呀！您簡直比我加一翻。鄒老爺「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裏撐開船」。

鄒應龍

您給我講個情吧！

鄒應龍

(白)好！看你的造化如何？——啊太師爺！斬了此人，與小官出入有些不便。

嚴俠

(白)敢與他講情？

鄒應龍

(白)不敢，太師開恩。

打嚴

嚴嵩 (白) 起來！嚴俠還不謝過鄒老爺！

嚴俠 (白) 多謝鄒老爺！

鄒應龍 (白) 謝過太師爺！

嚴俠 (白) 多謝太師爺！

嚴嵩 (白) 滾了起來！

嚴俠 (白) 噎！

嚴嵩 (白) 啊！心腹人！你與老夫辦事，乘馬而來，還是坐轎而來？

鄒應龍 (白) 與太師辦事，自然是步行而來。

嚴嵩 (白) 豈不跑壞了你的腿！也罷，待老夫將聖上賜我的御馬，去了金鞍玉轡，與你

乘騎。就是了。

鄒應龍 (白) 這就不敢。

嚴嵩 (白) 嚴俠！與鄒老爺帶馬陪禮！

嚴俠 (白) 噎！

(場面起小開門，嚴俠帶馬介。)

鄒應龍 (背馬介白) 待我要笑與他。

嚴俠 (白) 鄒老爺請來上馬！

鄒應龍 (白) 這乃是有尺寸的地方，你要往下帶！

嚴俠 (白) 是。

嚴嵩 (白) 嚴俠！朝上帶！

嚴俠 (白) 喳喳！鄒老爺請來上馬罷！

鄒應龍 (白) 呢！太師爺在此，你還要往下帶！

嚴俠 (白) 是。

嚴嵩 (白) 嚴俠！朝上帶！

嚴俠 (白) 喳喳！鄒老爺快上馬罷！

鄒應龍 (白) 方才言過，太師爺在此，你還得往下帶！

嚴嵩 (白) 無用的奴才！還不往上帶！

嚴俠 (白) 啊呀！我的鄒老爺，夠我受的啦！

鄒應龍 (笑) 哈哈！(唱西皮搖板) 月台下辭別了嚴太尊。(施禮上馬介)

嚴俠 (白) 送鄒老爺！

嚴俠 (接唱) 叫尊官你是聽。(嚴嵩夾白：「有話您請說吧」)。(三百兩紋銀值多少，

才太師對我論，我就是你太師爺一個心腹人。(嚴俠夾白：「您如今晚抖起來啦

打 嚴 嵩

嗎！——從今後不把你尊官敬……

嚴俠（白）鄭老爺！回來，回來。你不叫我尊官叫我什麼？

鄭應龍（白）啞！

嚴俠（白）我的小名不叫「啞」呵？

鄭應龍（接唱）你是我鄭老爺牽馬墜蹬一個利勢的小人！

嚴嵩（白）（四龍套應介）呵！（唱搖板）人來與爺把轎順！開山府內走一程。

（嚴嵩下。四龍套隨下。）

第三場

（四太監抬皇杠上引常寶童上）

常寶童（唱西皮搖板）我叔皇坐江山風調雨順，可恨嚴嵩亂國臣。叫人來抬皇杠開山府等。等候了鄭應龍細說分明。

鄭應龍（上唱搖板）心中只恨賊奸黨，殘害我朝衆忠良。有勞二位抬皇杠。（衆抬皇杠鄭進介）。開山府參見少年王。（白）參見千歲！

常寶童（白）罷啦！鄭官兒你來啦？一旁坐着吧！

鄭應龍（白）謝坐！（坐介）

常寶童 (白) 鄒官兒！八成是發了財啦吧？

鄒應龍 (白) 怎見得爲臣發了財了呢？

常寶童 (白) 你身穿大紅，豈不是發了財了嗎？

鄒應龍 (白) 爲臣升了官了。

常寶童 (白) 官升何職吶？

鄒應龍 (白) 內簾御史。

常寶童 (白) 何人的保舉吶？

鄒應龍 (白) 嚴嵩的保舉。

常寶童 (白) 噫！原來你給嚴嵩是同黨呵！撤座！

鄒應龍 (白) 啊！千歲！雖然是嚴嵩的保舉，還是與千歲辦事。

常寶童 (白) 還是給我辦事。那麼你再坐下罷。

鄒應龍 (白) 謝坐！

常寶童 (白) 鄒官兒你可知罪？

鄒應龍 (白) 臣知何罪？

常寶童 (白) 這幾天爲何不到開山王府與小王下棋？

鄒應龍 (白) 這棋嘆下不得了！

打 嚴 嵩

常寶童 (白) 怎麼下不得了？

鄒應龍 (白) 下出禍來了。

常寶童 (白) 怎麼下出禍來啦吶？

鄒應龍 (白) 嚴嵩言道千歲窩藏邱馬兩將，聖上賜他四十名校尉捉拿千歲，上殿辦理。豈不是下出禍來了！

常寶童 (白) 那麼一說，小王獻上邱馬兩將，可也就是啦。

鄒應龍 (白) 嗯，獻不得呀！

常寶童 (白) 怎麼獻不得啦吶？

鄒應龍 (白) 千歲若將邱馬兩將獻出，豈不以假成真吶？

常寶童 (白) 依你便怎麼樣呵？

鄒應龍 (白) 依臣之見：少時奸賊到此，用皂杠擔住校尉，祇許嚴嵩一人進來。

常寶童 (白) 孩子們吶！(太監應介) 你們記下啦！

鄒應龍 (白) 老賊進得府來，未曾開讀聖旨，千歲你就說道：「老太師不必開讀，小王知罪」。

常寶童 (白) 知的何罪吶？

鄒應龍 (白) 千歲言道：「願將邱馬兩將獻出」。

常寶童 (白) 說罷之後？

鄒應龍 (白) 就請過聖命。

常寶童 (白) 請過聖命啲？

鄒應龍 (白) 千歲就賜他一個座位。

常寶童 (白) 噯！得啦吧！開山王府哪有他的座位？

鄒應龍 (白) 啊千歲！金殿之上，二十四把金交椅，也有老賊的座位，何況開山王府呢？

常寶童 (白) 坐罷之後？

鄒應龍 (白) 坐罷之後，千歲你就問道「太師在朝爲官，是個忠臣啲，還是奸臣」？

常寶童 (白) 他一定說「是大大的忠臣」。

鄒應龍 (白) 既是忠臣，就該知罪。

常寶童 (白) 他罪犯何條啲？

鄒應龍 (白) 千歲叫他抬頭觀看。

常寶童 (白) 看什麼？

鄒應龍 (白) 千歲可將老王的御容，與伴駕王真像，懸掛中堂。想那奸賊身爲大臣，見君

不參，就有一行大罪。

常寶童 (白) 他必然有辨？

鄒應龍 (白) 讓他去辨。

打 殿 董

常寶童 (白) 辨罷之後啊？

鄭應龍 (白) 千歲問他「開山府欠糧」？

常寶童 (白) 「不欠糧」。

鄭應龍 (白) 「欠餉」？

常寶童 (白) 「也不欠餉」

鄭應龍 (白) 「一不欠糧，二不欠餉，來到開山府做甚」？

常寶童 (白) 請小王小上殿辨理。

鄭應龍 (白) 拿來！

常寶童 (白) 拿什麼來？

鄭應龍 (白) 聖旨！

常寶童 (白) 方才小王請過了。

鄭應龍 (白) 吸！千歲你要與他一個不認賬。

常寶童 (白) 不認賬，小王我會。

鄭應龍 (白) 千歲你就說道「驍」！膽大的嚴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來害

去，害到小王頭上來了。今天不打你幾下，又恐慣了你的下次。來呀！脫袍封嚴嵩！兵兵撲呀，將老賊一頓飽打，豈不是好！

常寶童 (白) 打出禍來啲！

鄒應龍 (白) 有爲臣擔代。

常寶童 (白) 你藏在哪兒？

鄒應龍 (白) 屏風後面藏躲。(內喊介。一鑼。) 呵列位。少時奸賊到來，渾身上下俱可

拷打。千歲莫傷他的臉上！

四太監 (白) 卻是爲何？

鄒應龍 (白) 少時我還要與他找補找補，記下了！(下)

常寶童 (白) 孩子們啲！將老王爺御容，與伴駕王真像，懸掛中堂！

內 (白) 聖旨下。

常寶童 (白) 香案接旨。

嚴嵩 (白) 聖旨下跪。(嚴嵩捧聖旨上，四龍套上被擋下。)

常寶童 (白) 太師不必開讀，小王知罪。

嚴嵩 (白) 知的何罪？

常寶童 (白) 小王願將邱馬兩將獻出。

嚴嵩 (白) 請過聖命！

嚴嵩 (白) 千歲在上，待老臣大禮參拜。

打嚴嵩

常寶童 (白) 你乃是三朝元老，不拜倒也罷了！

嚴 嵩 (白) 哪有不拜之理？

常寶童 (白) 好吓！給腹不要腹，街着小王的靴尖兒你就磕上三個響頭吧！

嚴 嵩 (白) 咳！這是我自討無！

常寶童 (白) 孩子們數着點！(嚴叩首介)

衆 (白) 一個。(嚴再叩首介) 一個。(嚴又叩首介)

嚴 嵩 (白) 千歲。怎麼還是一個？

常寶童 (白) 這是你走的人緣嗎。起來吧！

嚴 嵩 (白) 多謝千歲。

常寶童 (白) 孩子們！給太師看座！

嚴 嵩 (白) 慢來！慢來！開山王府哪有老臣的座位？

常寶童 (白) 金殿上二十四把金交椅，都有太師的座位，何況小小的開山王府啊？你就坐下吧！

嚴 嵩 (白) 老臣謝坐。

常寶童 (白) 太師在朝爲官，是個忠臣，還是個奸臣啊？

嚴 嵩 (白) 老臣乃是大大的忠臣。

常寶童 (白) 既是忠臣，就該知罪？

嚴嵩 (白) 老臣罪犯何條？

常寶童 (白) 你給顯觀看！

嚴嵩 (白) 你給顯觀看！這個娃娃不知聽了那個面朋人的指教，將老王的御容與伴駕

莊真像，懸掛中堂，想我爲大臣者，見君不參，就有「行大罪」！這人終不覺呀！

嚴嵩 (白) 我自知道理。(向常寶童) 啊！千歲！老臣有辨。

常寶童 (白) 怎麼着？太師還會變？孩子們！金盒打水！着太師變王八，還是變烏龜。小

輩也好玩耍？

嚴嵩 (白) 噯！老臣焉能變那骯髒的東西；乃是舌辨之辨。

常寶童 (白) 容你辨來。

嚴嵩 (白) 「亦非期望，閑不參君」。

常寶童 (白) 好一個「閑不參君」，那麼你再坐下。

嚴嵩 (白) 謝千歲！

常寶童 (白) 我說太師！開山王府欠糧？

嚴嵩 (白) 不欠糧。

常寶童 (白) 欠餉？

打嚴

嚴嵩 (白)不欠餉。

常寶童 (白)一不欠糧，二不欠餉，老太師來在開山府做甚麼哪？

嚴嵩 (白)請千歲上殿辨理。

常寶童 (白)拿來！

嚴嵩 (白)要什麼？

常寶童 (白)聖旨呵？

嚴嵩 (白)方才千歲請過了。

常寶童 (白)誰說我請過了？孩子們！(衆應介)請過啦沒有？(衆答)沒有！(白)呵哈我把你

這個膽大的嚴嵩呵！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害來害去，害到小王頭上來啦！今日不把你幾下，豈不慣了你的下次。孩子們啲！(衆應介)脫袍打嚴嵩！

嚴嵩 (白)千歲！老臣年邁，打不得呀！

常寶童 (脫衣持金鋼介)(唱西皮搖板)罵聲老賊太欺心。你不該在朝害忠臣。人來看過則

面銅。

(打介。鄭應龍由下場門暗上，踢嚴嵩一足介)

嚴嵩 (白)喔暗！(下場。)

鄭應龍 (白)呀！你們擅打國家大臣，該當何罪？

常寶童 (白) 鄒官兒！這是怎麼啦？不是你叫我打的麼？

鄒應龍 (白) 不錯，是我叫千歲打的。哈哈！沒有事了！啊千歲！打了半日，可曾打出一個名堂？

常寶童 (白) 沒有什麼名堂。

鄒應龍 (白) 待為臣趕上前去，要打他一個名堂。

常寶童 (白) 什麼名堂？

鄒應龍 (白) 滿朝文武齊喝采，應龍今日開金階。(唱搖板) 辭別千歲出府門。看我的手段打奸臣。(下)

常寶童 (唱搖板) 打過奸賊心頭爽。少時上殿見君王。(下)

第四場

(亂鑼。嚴嵩上。四龍套兩邊上。)

嚴嵩 (白) 呸！呸！老夫在開山王府挨打，你們往哪裏去了？

四龍套 (白) 皇杠擋着，不能進去。

嚴嵩 (白) 這也怪不得你們。來來！順轎！

四龍套 (白) 轎打壞了！

打 嚴 嵩

嚴嵩 (白) 怎麼轎打壞了？來來！帶馬！

四龍套 (白) 馬也打跑了！

嚴嵩 (白) 哎呀！馬也打跑了！來來！我們商議。商議。

四龍套 (白) 商議什麼？

嚴嵩 (白) 你們那儀仗氣力大，搯起去同去。重重有賞！

四龍套 (互看介) (白) 誰肯搯他，我們就說常寶童來啦。(向嚴) 唔！常寶童來了！

(四龍套下。鄭應龍由下場門上。攔住嚴嵩去路。)

嚴嵩 (白) 千歲！老臣年邁，扛不得了！

鄭應龍 (白) 太師！不要驚慌，啫啫！心腹人在此。

嚴嵩 (白) 心腹人！你來呀，你來得好哇。

鄭應龍 (白) 太師為何這等模樣？

嚴嵩 (白) 老夫我打壞了哇。

鄭應龍 (白) 哪一個大膽，敢打老太師？

嚴嵩 (白) 心腹人！是你不知，待老夫慢慢告訴你。

鄭應龍 (白) 太師請講。

嚴嵩 (白) 是我去到關山王府，正要開讀聖旨。那娃娃言道：「老太師不用開讀，小王

知罪(下)

鄒應龍(白)他知何罪！

嚴嵩(白)是他言道願將邱馬兩將獻出。設過之後，他就請過聖命。

鄒應龍(白)讀過聖命，便怎麼樣呢？

嚴嵩(白)我就與他見禮，他說不用，我一定要見。

鄒應龍(白)怎樣見法？

嚴嵩(白)那娃娃言道，要對着小王靴尖磕三個響頭。

鄒應龍(白)叩罷之後？

嚴嵩(白)就賜我一個座位。

鄒應龍(白)着哇！金殿之上，二十四把金交椅都有老太師的座位，何況他小小的開山王

府。坐得好！

嚴嵩(白)咳！不坐倒好，一坐就坐出禍事來了。

鄒應龍(白)什麼禍事？

嚴嵩(白)那娃娃問道：老太師在朝爲官，是個忠臣，還是奸臣？

鄒應龍(白)太師乃是大大的忠臣。

嚴嵩(白)是他言道。既是忠臣，就該知罪。

打嚴嵩

鄒應龍 (白)太師知的何罪？

嚴嵩 (白)是他叫我抬頭觀看！

鄒應龍 (白)看什麼？

嚴嵩 (白)那娃娃不知聽了那個王八蛋的主意……

鄒應龍 (白)噯！不要罵人！

嚴嵩 (白)將老王御容與伴駕王眞像，懸掛中堂；想我身爲大臣，見君不參，就有一行大罪。

鄒應龍 (白)太師便怎樣呢？

嚴嵩 (白)我說老臣有辨。

鄒應龍 (白)太師變王八還是變烏龜？

嚴嵩 (白)噯！老夫焉能變那骯髒的東西；乃是舌辨之辨。

鄒應龍 (白)怎樣辨法？

嚴嵩 (白)我說「亦非朔望，閑不參君」。

鄒應龍 (白)好一個「閑不參君」。辨罷之後？

嚴嵩 (白)他說「開山府欠糧」？

鄒應龍 (白)不欠糧。

嚴嵩 (白)「欠餉」。

鄒應龍 (白)不欠餉。

嚴嵩 (白)「一不欠糧，二不欠餉，來在我開山府做甚麼？」

鄒應龍 (白)請他上殿辨理。

嚴嵩 (白)他說「拿來」！

鄒應龍 (白)什麼？

嚴嵩 (白)聖旨。

鄒應龍 (白)方才請過了。

嚴嵩 (白)那娃娃他不認賬呵。言道「我把你這膽大的嚴嵩！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

害武，害來害去，害到小王頭上來了！今日不打你，又恐慣了你下次……」他說

去袍服，就將老夫暴打一頓！——走！走！走！

鄒應龍 (白)哪裏去？

嚴嵩 (白)上殿辨理。

鄒應龍 (白)不是心腹人在此，太師又將事辦錯了。

嚴嵩 (白)怎麼辦錯了？

鄒應龍 (白)倘若聖上問道你的傷痕在哪裏？

打 嚴 嵩

嚴嵩 (白) 渾身是傷。

鄒應龍 (白) 怎樣驗法？

嚴嵩 (白) 脫袍驗傷。

鄒應龍 (白) 不是心腹人在此，太師又把事辦錯了！

嚴嵩 (京白) 怎麼淨是我的錯呵？

鄒應龍 (白) 爲大臣者，脫袍見君，就有一行大罪，嚴加議處！

嚴嵩 (白) 嚴加議處，我可受不了哇。依你之見？

鄒應龍 (白) 依小官之見，在文武班中，找一心腹之人，與太師做他幾處面傷，庶幾一案

便准啦。

嚴嵩 (白) 好。待我喚來。哎，文班的。你們那一個與老夫做些面傷，好與常寶童上殿

辦理。(鄒揮袖使去介)

內 (白) 我們都溜了啦。

鄒應龍 (白) 武班中去喚。

嚴嵩 (白) 武班的。你們那一個與老夫做些面傷，好與常寶童上殿辦理。(鄒又揮袖使

去介)

內 (白) 我假都跑了吧。

嚴嵩 (白) 他們都跑甚麼去了！

鄒應龍 (白) 如此叫小官我好恨。

嚴嵩 (白) 呀！你恨着老夫不成。

鄒應龍 (白) 焉敢恨着太師爺。想這滿朝文武，俱聽太師提拔，如今都用着他們，俱都

不肯上前，怎不令人可恨！

嚴嵩 (白) 呵！打人的，敢情在這兒晒。心腹人請上受我三禮。

鄒應龍 (白) 這算何意？

嚴嵩 (白) 你替老夫做幾處面傷可好？

鄒應龍 (白) 嚶！太師說那裏話來。小官陞官之恩未報，怎敢打太師你呢？

嚴嵩 (白) 做出面傷，也上好殿奏本，比報陞官之恩，勝強十分。

鄒應龍 (白) 如此說來，太師你不見罪小官？

嚴嵩 (白) 不見罪於你。

鄒應龍 (白) 如此，嚴嵩！老賊！

嚴嵩 (白) 呀！老夫叫你打，你怎麼罵起老夫來了？真真豈有此理！

鄒應龍 (白) 啊！太師！想這打人，無有不就打不成手。小官及是拍桌罵罵，再往前而罵

北，指的是老太師，罵的是當官，罵出氣來才解。方才罵了兩句，太師就要

見罪；倘若打了太師，小官必然是吃罪不起。（京白）您吩咐請高明！

嚴嵩

（白）怎麼，你是指東而罵西，指南而罵北。指的是老夫，罵的是常寶童麼？

鄒應龍

（白）正是。

嚴嵩

（白）如此你就連打帶罵。

鄒應龍

（白）不怪罪小官？

嚴嵩

（白）不怪罪於你。

鄒應龍

（白）如此，嚴嵩！

嚴嵩

（白）有！

鄒應龍

（白）我把你這亂國的奸臣！

嚴嵩

（白）罵的好哇！

鄒應龍

（唱快板）手指嚴嵩高聲罵，罵聲老賊聽分明：憑着文來憑着武，憑着何人爲公

卿？你不該害死楊繼齊（註九），你不該害死夏言（註十）張經（註十一）。你不該欺君亂

國政，你不該殘害衆黎民。越罵越說心頭恨，打死老賊方稱心。（打介）

嚴嵩

（白）哎喲！鄒應龍打壞了我了。

鄒應龍

（白）哎，要說常寶童打壞的。

嚴嵩

（白）不錯，常寶童打壞的。

鄭應龍 (白) 待我來驗傷：乃是一處浮傷，還是不能成功。

嚴嵩 (白) 浮傷也就是了。

鄭應龍 (白) 浮傷是不中用的。

嚴嵩 (白) 哎呀老夫技，不起了哇！

鄭應龍 (白) 小官有個乾淨絕妙的好主意。

嚴嵩 (白) 什麼乾淨絕妙的好主意？

鄭應龍 (白) ！這有塊磚頭一塊，太師爺拿在手中，用口咬定袍襟，打在臉面之上，

嚴嵩 (白) 噉！臉面之上。

鄭應龍 (白) 噉！臉面之上。這還有個名堂。

嚴嵩 (白) 什麼名堂？

鄭應龍 (白) 恨病而喫藥。

嚴嵩 (白) 欠債的還錢。

鄭應龍 (白) 着哇！

嚴嵩 (白) 待我來試他一試。將這磚頭拿在手中，用口咬定袍襟，打在臉面之上！

鄭應龍 (白) 着哇！

嚴嵩 (白) 哎呀！下不去手呀，一不做二不休，裏劃葫蘆撒了油。心腹人還是你

代勞吧！

鄭應龍 (白) 怎麼？要小官代勞。如此太師爺你要忍。

嚴嵩 (白) 心腹人你要狠！

鄭應龍 (白) 做出面傷……

嚴嵩 (白) 上殿奏本！

鄭應龍 (白) 奏就准。如此，嚴嵩！我把你這欺君誤國殘害忠良的奸賊！(唱快板)應龍

(開言笑盈盈，老賊中我巧計行。磚頭舉起，心頭恨；管叫老賊滿臉青！(打介)

嚴嵩 (白) 鄭應龍打壞了。

鄭應龍 (白) 這是要說當實童打壞的。

嚴嵩 (白) 哦！不錯！當實童打壞的。

鄭應龍 (白) 持我前來！這是本賊初呵！這裏缺一塊。呸！(打介)

嚴嵩 (白) 喉嚨打不起了！(將就了罷！)

鄭應龍 (白) 好！將就了罷！

嚴嵩 (白) 心腹人！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鄭應龍 (白) 什麼心事？

嚴嵩 (白) 適才那娃娃打老夫之時，有一穿紅袍的官兒，踢了我一腳尖……但不知他

是何人？

〔鄭應龍〕

嚴嵩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註釋

〔白〕呀呀呀！奸賊他一個人跑了哇。哈哈！這才大快人心啊！（笑下）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白〕這有何難！太師在朝內訪，小官在朝外訪，勸出此人，定不與他干休！

〔鄭應龍〕

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資饑饉冬主之。捍勦侵奪，民無入骨。外地牟利者是，鄉里又何如……又嚴世蕃傳（明史嚴世蕃附）云：「……益為治國事，其監工缺見袁州推官鄧諫臣不為臣……一嚴府家人不法可見。劇中嚴休蓋即據此而寫也。」

（閣 考）

明稱宰輔為閣老。蓋大學士入內閣辦事也。嚴嵩累遷吏部尚書，謚為嚴大學士，少傳，家大于太師，尋再加華蓋殿大學士。故云

（尚 書）

官名。明時六部獨立，各以尚書掌之。嚴世蕃任工部左侍郎，次於尚書，給以彼之侍寵擅權，如此說法，亦其宜也。

（開山王府）

開山王當指蓋過濬。據明史，過春實封開平王，非開山王。又過春二子。長子茂無嗣，次子昇，五傳孫元振，嘉靖十一年封懷遠侯，十四年領南京宸後廟。六傳孫文濟，二十八年襲文濟，三十四年領南京前府；萬曆初卒。鄭應龍劾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時過春後嗣孫文濟而非寶童，而開平王府亦在南京而不

（楊 繼 盛）

在北京。——蓋則情本出點染附會，故故開平王為開山王，後移王府於北京也。

（常 寶 童）

當指蓋過春之後裔。見「開山王府」條。

（夏 公 謹）

字公謹，貴溪人。嘉靖時麗任，參機務，居首輔。嚴嵩為國璫後進，夏言以門客畜之。嵩銜恨。其後言漸失帝意，嵩漸得勢，嵩乃結隔於，於蘭城，嚴嵩市。

（張 廷 幹）

字廷幹，侯官人。正德進士。官選右都御史。專付偵察，繼嚴嵩，為過嚴嵩，嚴嵩事勢益盛，嚴嵩失職，竟論死。天下稱冤。按張經之死，實嚴嵩謀之。

三 修改經過

以文辭論，打嚴嵩殊不高明。白詞流傳久了，經過伶人不斷的修正，大致明順流利，且有鋒銳技巧的地方。唱詞被改動的機會較少，至今各段多仍未能通暢，因而不能不有所改竄。

第一場鄒應龍的唱詞，舊日是西皮原板唱五句，轉二六板再唱三句，詞意尙可。現在則多只唱六句原板，也有唱四句或八句的，唱詞也各有不同；但詞意不通，反倒沒有舊詞好了，故仍存之。我們參照舊詞和時伶的新詞，改竄成現在的六句。改詞注意兩點：一是使這六句前後意義連接，二是更加重一點嚴嵩的罪惡的敘述。

鄒應龍上殿時的一段唱詞，舊詞和時伶麒麟堂馬連良的詞各異，況且「中東轍」與「人辰轍」混用也都不甚好。頗有刪削之處，使全用「人辰轍」。

第四場鄒應龍的快板唱詞，通常作：「手指嚴嵩高聲罵，大罵老賊聽分明。憑着文來憑着武，憑着何人爲公卿？你不該害死閻老叩，不該害了馬總兵，不該害那忠臣後，不該害那邱馬兩將軍。說罷罵罷心頭恨，打死老賊方稱心。滿朝文武齊來看，御街上打奸臣」。後八句，我們刪去最後兩句，因爲不合情理。其餘六句改成：「你不該害死楊繼盛，不該害死夏言張經。你不該欺君亂國政，你不該殘害衆黎民。越罵越說心頭恨，打死

老賊方稱心」。

以上是大的改動，小地方自然還多。譬如劇中數見「相府」字樣，都改改「嚴府」了。

即制：六部分權，無宰相，嚴雖專權，總以不稱「相府」爲是。

刺虎

一 引言

「刺虎」出於清人傳奇「表忠記」俗亦有作「鐵冠圖」者。故事「散見於陸次雲的費宮人傳」及谷應泰的明史紀事。

費宮人貞娥，年十六，德容兼備，懷宗時，入宮侍公主。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京師，帝后相繼殉國。當崇禎帝未死之前，擬將公主殺死，以免賊兵侮辱；不料一劍劈下，公主受傷倒地而未死。時費宮人在旁守護，正無可如何，見太監何新至，她就趕快和公主交換了服裝，請何新指公主逃走，自己懷藏匕首，躲在枯井之內。及賊兵入宮，搜尋出來，她乃自稱公主。李自成便把她賜給他弟弟李過爲配。

抵京之夜，李過興高彩烈，大張筵宴，先陪衆賊將吃了許多酒；入洞房，費宮人又勸以巨觥，灌得他酩酊大醉。費宮人乘他酒醉，掏出匕首，把他刺死。但她還以未能刺死賊酋李自成爲恨。她又怕別人始終認爲自己真爲公主，因而有損公主身分，便正式向侍女聲稱繼嗣費宮人固不是公主高攀着她也就自刎而死。

國破身殘一節不愧爲忠烈誌重；而在國破之後，卻不肯卽死，留此有用之身，不惜告

垢忍辱，等待一個最好的報國機會；及至非死不可的時候，更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這種精神是偉大的，見解是高超的！費宮人貞娥，正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人物。

二 本劇

劇中人

費貞娥

(旦)

李過

(副淨)

侍女甲乙

(老旦)
(正旦)

龍套四人

第一場

費貞娥

(上唱)(端正好)蘊君難，含國恨。切切(註一)的蘊君難，侃侃(註二)的含國恨。誓捐軀，要抱那仇讎手刃！因此上，苟且偷生一息存(註三)。這就裏，誰知惘！

(白)奴家費氏，小字貞娥，自幼，選入宮闈，蒙國母娘娘命我服侍公主。不想，流賊篡奪我國，逼死君父(註四)，一家骨肉，死於非命。可笑那些臣子，竟沒有一

個與國家報仇雪恨。難道如此奇冤，就罷了不成！我想，忠義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爲此我在宮中，取了一把匕首（註五），藏於身畔。又假裝公主（註六）模樣，指望得近閹賊（註七）之身，殺此巨寇。不想被賜與他兄弟一隻虎（註八）爲配。罷！待他來時，我自有道理！（接唱）（滾繡球）俺切着齒點絳脣，搵着淚施脂粉。故意兒，花簇簇巧梳着雲鬢，錦層層穿着這衫裙。懷兒裏冷颼颼匕首寒光噴，俺伴嬌假媚裝癡蠢，巧語花言諂佞人。纖纖玉手剗仇人目，細細銀牙啖賊子心。要與那漆膚豫讓（註九）爭聲譽。斷臂要離（註十）逞智能。拚得個身爲齏粉，拚得個骨化飛塵。誓把那九重帝主沉冤洩；四海蒼生怨氣伸。方顯得大明朝有個女佳人！（內吹打介）（白）呀！聽鼓樂之聲，想是此賊來也，不免喬裝歡笑對他便了。（下）

第二場

（雜引李過上）

李過

（詩）拓地開疆膽氣豪，從龍附鳳佐皇朝。龍潛（註十一）且作趙匡義（註十二），有日天心屬我曹。（白）俺李過，綽號一隻虎。方才衆將們道俺與公主成婚，備了筵宴，與俺稱賀。俺那有心情與他們飲酒？被他們你一杯，我一盞，吃得大醉，方才放我回營，好不知趣也。將校迴避！（雜應下）

劇

虎

TON

侍女甲

(上白)二大王回來了！

李過

(白)公主娘娘在那裏？

侍女乙

(白)在內帳。

李過

(白)與我請來！

侍女甲

(白)是！公主娘娘有請！

費貞娥

(上白)吓將軍！

李過

(白)公主！

費貞娥

(白)將軍請！

李過

(白)公主請！

費貞娥

(白)將軍萬福！

李過

(笑白)吓哈哈，妙吓！這一福就酥了俺半邊。

費貞娥

(白)將軍乃蓋世英雄，皇朝樑棟。

李過

(白)拙夫不才，怎當公主稱號！

費貞娥

(白)奴家乃亡國之女，不堪侍奉宮闈。

李過 〔白〕豈敢！公主乃金枝玉葉，鳳女天孫，萬望勿嫌愚夫粗魯。今後宮中之事，悉從公主掌握。凡有吩咐，小將一從命。

費貞娥 〔白〕將軍夫婦乃人倫之始，當行莊燭之禮，合卺〔註十三〕之儀，方成大禮。

李過 〔白〕如此，侍女們！撤宴過來！待俺與公主交拜天地。

侍女甲 〔白〕是！〔內吹打定席介〕

李過 〔白〕公主請！

費貞娥 〔白〕將軍請！

李過 〔白〕銀台上好輝煌也！

費貞娥 〔唱〕〔叨叨令〕銀臺上煌煌的鳳燭燉，金猊〔註十四〕內裊裊的香煙噴（李過來白：

「我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恁道一夜夫妻百夜恩，試問恁三生石〔註十五〕上可有良緣分？（李過來白：「公主早些睡了罷！」）他只待流蘇帳〔註十六〕暖洞房春，高堂月滿巫山〔註十七〕近。恁便逗上了藍橋〔註十八〕幾層，還只怕漂漂渺渺的波濤滾！（白）請！（李過來白：「公主請乾我好樂也！」）〔唱〕恁道是樂殺人也麼哥，（白）請（李過來白：「喜殺我也！」）〔唱〕又道是喜殺人也麼哥。

李過 〔白〕待我同敬公主一杯。

費貞娥

(白)將軍所賜，奴家敢不從命，(飲介)奴家還要請將軍陪奴三大杯。

李過

(白)要我陪三大杯麼？使得使得，侍女們斟酒過來！

侍女甲

(同白)曉得！(斟酒介)

李過

(白)公主請！

費貞娥

(白)將軍請！

李過

(白)乾！(醉介)

費貞娥

(白)乾！呀(接唱)赤緊的，蠢不喇沙叱喇(註十九)也學些丰和韻！

侍女甲

(白)將軍甦醒；

李過

(白)公主！俺醉得緊了，安寢了罷。

費貞娥

(白)是！將軍！侍女們皆辛苦了，將喜筵分散他們去罷。

李過

(白)也要留幾名房中伏侍。

費貞娥

(白)房中，奴家自能侍奉，令他們去罷。

李過

(白)吓，想是公主怕羞，不好就寢。侍女們！

侍女甲

有！

李 過 (白)公主賞你酒酒筵，過來謝了公主！

侍女甲 (白)是！多謝公主娘娘！

李 過 (白)掌燈！送入洞房！

侍女甲 是！

(內吹打，進房介，吹打住。)(一更介)

李 過 (白)迴避！

侍女甲 是！(下)

費貞娥 (關門介)(白)將軍！今日喜期，為何披此鎧甲？(註二十)

李 過 (白)一向在王兄帳中護衛，防範奸細，日夜不能卸甲。

費貞娥 (白)如今天下已定，還慮什麼奸細？況今宵乃將軍百年喜日，豈可穿此不祥之服？

李 過 (白)公主說得是，俺也要卸了鎧甲，把身子鬆動一鬆動，快活睡一夜好覺，待俺喚侍女們前來卸甲。

費貞娥 (白)不消呼喚他們，待奴家與將軍卸甲，才是婦道。

劇

庚

李過

(白)只是勞動不當。

費貞娥

(白)好說，(唱)(脫布衫)除下了鐵兜鍪(註三十二)鳳翅(註三十二)麟駒，放下了寶

龍泉(註三十三)金鏃開利刃。鬆解了獅蠻帶(註三十四)玉扣(註三十五)雙帶，卸下了擔親

鎧(註三十六)鎖子龍鱗(註三十七)。

李過

(作臂痛介)(呼)呃呀呀！

費貞娥

(白)將軍尊臂爲何如此？

李過

(白)不瞞公主說，前日在寧武關，被周遇吉(註二十八)打了一鞭，至今尚未全愈。

吓呀呀！痛死我也！

費貞娥

(白)原來如此，請將軍入帳安息罷！

李過

(白)望公主也早些入睡！

費貞娥

(白)奴家除了簪珥，脫了袍服就來。

李過

白就來吓！

費貞娥

(白)就來的。(唱)(小梁州)除下了翠翹(註二十九)寶髻耳瑤瑱(註三十)脫下了鳳

衰(註三十一)氎氎。俺把那(註三十二)金蓮(註三十三)兜紮鳳鞋跟，防滑穩，緊拴起繡

羅裙。(左右看介)(公篇)呀！聽房櫳(註三十四)寂寂悄無人，但開得戍樓(註三十五)

頻頻。(白)將軍！將軍呀！(唱)我觀觀着他瞋睡(註三十六)醉眼醒還昏。休驚

跳，（註三七）（出刀介）心窩內寶刀掄。（刺介）（白）賊子看刀！

李 過（呼）吼呀呀！（跌介）（奪刀刀落介）

費貞娥（拔劍亂砍介）（唱）（快活三）鋼刀上怨氣伸。銀燈下冤家隕。（白）嘆蒼天不佑！（接唱）不能把巨寇刃，哎！便死向九泉，猶兀自含餘恨。

侍女甲（上白）姐姐！二大王與公主做親，為何房中叫喊起來？我們快去看看！（走介）

呀！閉門在此，我們撞進去！（打進介）阿呀！王大王為何滿身鮮血，倒在地
上？（見旦介）想是被他刺死，拿他去見大王！

費貞娥（按劍怒視介）（白）呢！誰敢？

侍女甲（搖擺跪下介）（白）公主娘娘饒命吓！

費貞娥（白）我非公主。（侍女介白你是何人）我乃費氏宮人，（侍女夾白）碎原來是費宮人！今日殺此巨寇，與君父報仇，便將我凌遲碎剮，阿呀！我也不畏懼的嗟！

侍女甲（白）太太王將你許配二寨主，也不辱沒了你，虧你下得這般毒手？

費貞娥（唱）（朝天子）德道謠陽臺雨雲（註三十八），哎呀莽巫山秦晉（註三十九），可知俺女專諸（註四十）不解江皋韻（註四十一）。（侍女夾白）虧你羞也不羞！中俺舍

羞語，搵淚擎樽（侍女哭介阿呀！二大王呀）阿呀！遇冤家難含忍。排得個柳條花悴（註四十二）可也珠殘玉損。阿呀！早難道，貪戀榮華忘卻終天恨。（侍女夾白：「嘿！大王知道了」……）哎！一任他碎骨粉身，一任他揚灰碾塵。今日個一劍歸泉，（白）阿呀！費貞娥！費貞娥！（侍女夾白：「呀他名叫貞娥。」）可惜你大才阿呀小用了！（接唱）咳又，又何必多磨叻！（白）看此賊又活了！

侍女甲

（白）在那裏！

費貞娥

（白）阿呀罷！（自刎下）

侍女乙

他竟自刎了，我們且把尸首抬過一邊，（抬介）去報與大王知道，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阿呀！二大王吓！（下）

註釋

（切） 切 爭恩貌。

（侃） 侃 剛直貌。

（一息存） 息是氣息一息存，暫存此身之意。

（若） 若 指髮禪帶。

（七） 七 劍之最短者。

(公 主) 坤儀后之表。

(聞 賊) 指李自成。

(一隻虎) 自成兄弟李過之綽號。

(漆膚保護) 豫讓戰國時刺客，晉人。嘗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謀刺趙襄子，未成自殺。

(斷臂要離) 春秋時之刺客。吳公子光既弑王僚復使要離刺其子慶忌。要離詐負罪出奔，先使吳斬其右臂，觀其妻

子，而見慶忌於衛。當同舟渡江時，要離乘慶忌不意，刺中其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離至江陵，伏劍以報。

(龍 潛) 天子未登極之時，稱龍潛。

(趙匡義) 宋太宗，名光義，俗附會爲匡義。

(合 登) 夫婦成婚之禮。禮：「共牢而食，合盞而飲」，盞爲用蠶飯成之酒器。

(金 貌) 狻猊(即獅子)狀之金闕香爐。

(三生石) 杭州天竺寺後山，有三生石，相傳爲唐僧圓觀再生，與其故友李源相會處。圓觀將死，謂「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與君相見」。及期，源如約往。見有牧童，即圓觀也。——此「三生石上」句，謂前世

何曾與你結緣之意。

(流蘇帳) 爲飾有五彩綵繡小球之床帳。

(巫 山) 謂男女幽會之處。(見宋玉高唐賦)。

(藍 橋) 架於藍水上之橋，在陝西藍田縣東南。世傳其地有仙處，即唐裴航遇仙女雲英處。

(沙叱利) 唐韓翃宰相柳氏，號絕一時，有善將沙叱利胡奴以隨第，唐僖宗後遣沙叱利之第，奪柳氏歸於翃。見章台柳傳。

刺

虎

(鎧 甲) 金鳳之甲，戰時用以護衛身體者。

(兜 鍪) 首鎧，戰時戴之，以禦兵刃。

(鳳 翅) 戰冠上之裝飾物。

(寶龍泉) 飾有珍寶之劍。寰宇志：龍泉縣東南五里水，可用淬劍。昔人就水淬之，劍化龍去。故劍名龍泉。

(翟 纓) 帶上飾有獸形或獸人面狀者。

(玉 扣) 附腰帶上之玉質裝飾物。

(龍 貌 鎧) 繪龍獸形之鎧甲。

(鎮子龍鱗) 鎮子，偽造龍形飾物。龍鱗，即鱗狀飾紋。鎮子，亦稱甲上之環，古有鎮子甲，其甲以五環相互，一環

受環，諸環拱護，箭不能入。

(周 過 吉) 舊時鎮守軍武闕者。

(翠 翅) 鳳冠上之翡翠飾物。

(瑞 環) 玉質之耳飾。

(鳳 翼) 華貴之服。

(氍 毹) 氍毹，虎裘氍毹，謂莊嚴華麗之服也。

(金 蓮) 南史：「東晉侯鑒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後因以爲女子綰足之稱。

(房 櫓) 櫓，櫓也。

(樓 櫓) 樓，樓也。俗邊防軍所築望遠之樓，樓中備鼓。

(睡 眼) 睡，目半，亦謂目絨，視而不明；睡，目動貌，睡後醉眼，即醉眼模糊之意。

(咕 咕) 就是打瞌睡，亦稱小睡。

（註陽臺）陽臺與巫山同義。雨臺，謂男女交合。此臺句，當作陽台交歡，只是一句夢話解。

（秦 昱）春秋時，秦晉二國，世爲婚姻。故俗稱兩姓聯姻，曰秦晉之好。此葬巫山句，與上句啣接，意謂，乃愈

真認爲秦晉之好，豈不太爾莽？

（事 諸）春秋時刺客。爲吳公子光刺王僚。魚藏劍卽演此。

（江 臯）列仙傳上有江妃二女解佩贈交甫的故事。是一段韻事。

（柳橋花伴珠殘玉損）同謂犧牲個人之意。柳、花言美；珠、玉稱貴。

三 修改經過

「刺虎爲崑劇班平劇班常演之劇。通行曲譜之曲文，完全相同。『南北詞簡譜』，其間字句，有所增減。今仍從通行之『集成曲譜』。至於白文，參考各家，修訂如下：

通行曲譜第一段白文多作：「……指望得近闖賊之身，不想將奴賜與他兄弟……」，

茲從「綴白裘」曲譜於「闖賊」之下加「殺此巨寇」四字，語氣較足。

叨叨令下「（李）待俺喚侍女們前來卸甲。（費）住了！（李）既耽……」此「住

了」語氣太強，與下段謙和語氣不協，茲略。

脫巾襟下「（李）我怒火如焚，按納不定，求公主早些……」，「綴白裘」曲本亦如

此，李尙能以禮自持，應不至粗鄙若斯，故從「集成曲譜」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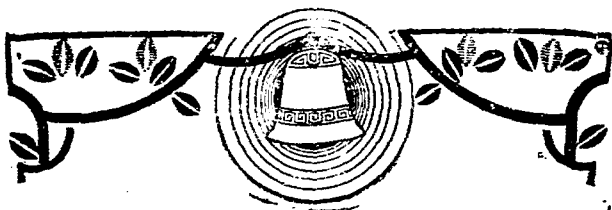
快活三下「（侍女）房中爲何喧嚷？我們快去看來！吓！這是二大王……」，未開門卽

刺

虎

二二四

見二大王，殊不合理，故此處改從「綴白裘」。惟據「綴白裘」其下有「奸利刀呀！前心直透後心，想是被他刺……」句，當時應極驚惶，何暇細檢創傷，亦殊不近情，故從「心成典譜」刪。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修訂平劇選

第一集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修訂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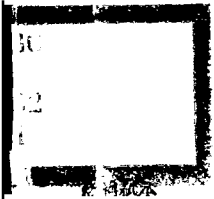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960)

校證
旅滬

3411/8
正中呈繳

中央戲劇電影研究所審定



\$1.80